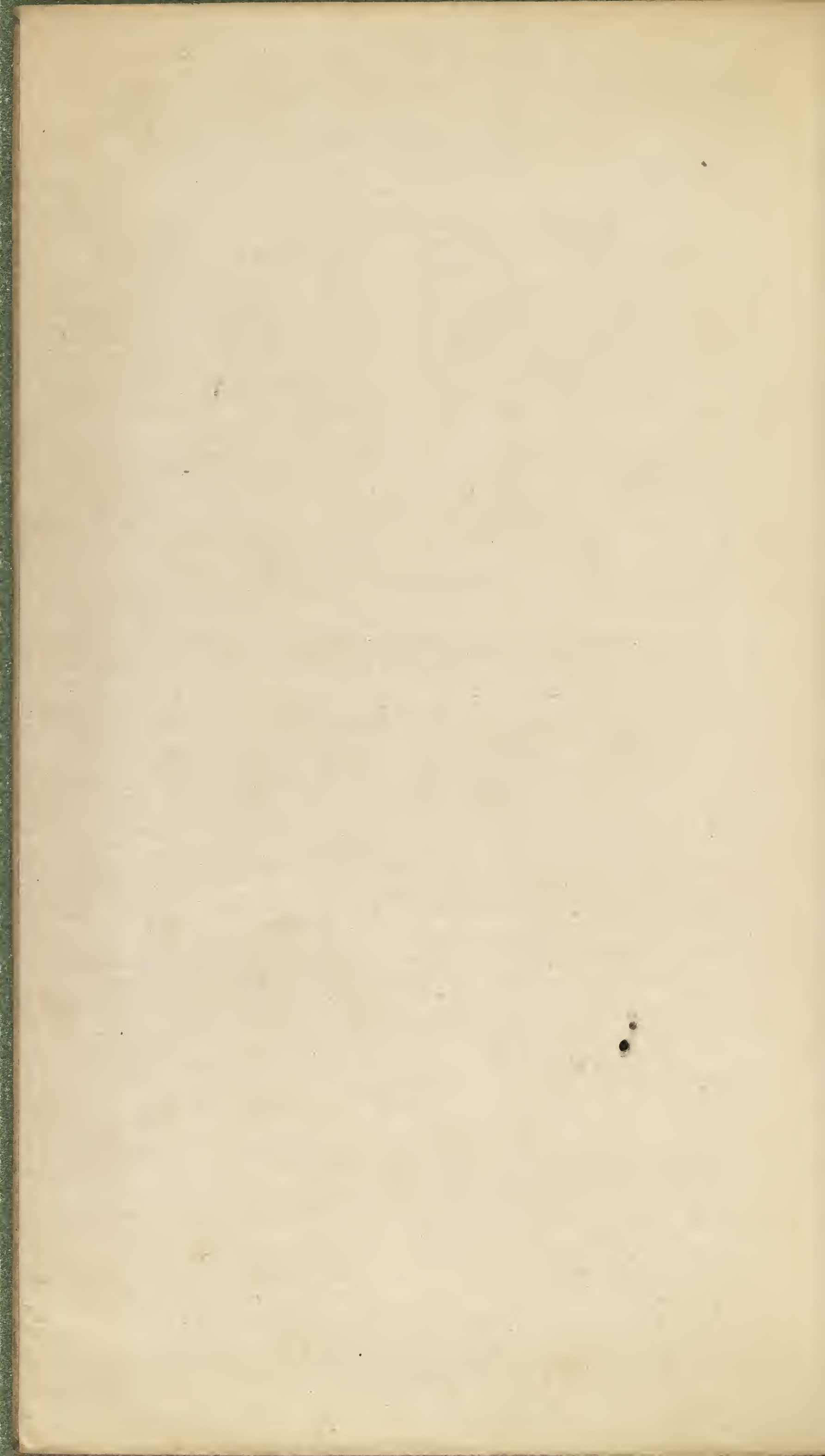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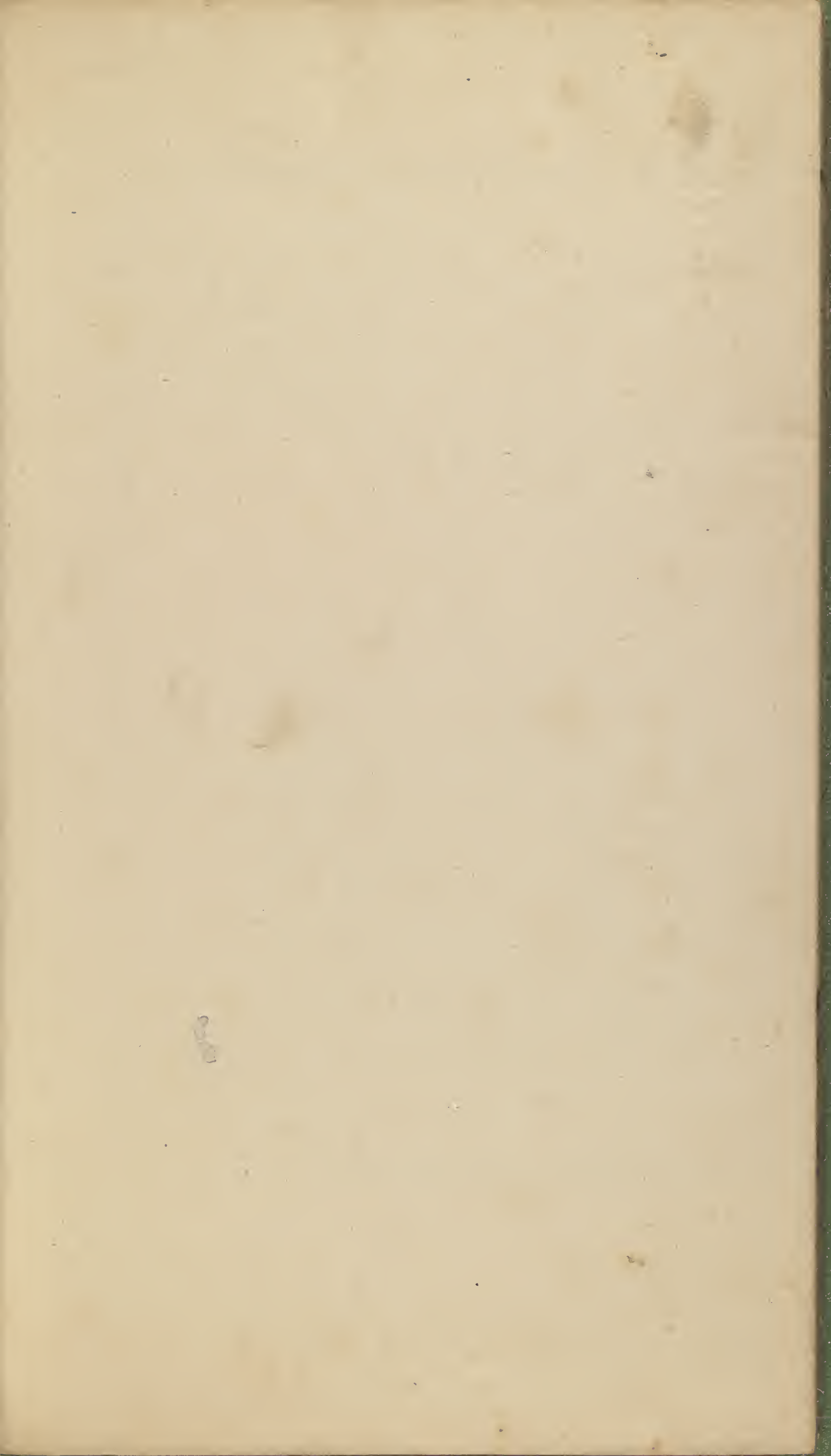
共十五

書
祭文
哀辭

少華稿

九





雷淵集卷之十七目録

書

書

答春坊諸學士

伏承嵩使遠存以審僉尊直履凊裕慰荷何量示冊子初非自附於修史只據前志芟煩就約私便考閱而已不意誤徹　睿聽至有繕寫取進之　命愧悚無措今雖粗成編帙尚有修補未盡者草本傳錄之際且多譌字錯簡必須一經洗刷方成完本而公私憂冗未遑點檢非不知再三　提問之下一向遷就之爲未妥而將此草藁猥塵　睿覽亦甚惶恐且伏

念待罪下邑投進史書事而不輕未宜造次欲待早晚還朝更假若干日整頓修潤備例投進盖此書一出遂將行于世一代事實取徵於斯非可率爾為者也顧僉尊少諒區區慎重之意日後 胄筵更有提詢之事善為陳禀俾免忙錯之歎如何

答徐君受 命膺

病在腰脚不利行步尚阻一叩第勤耿懷即伏承令手札先施縣審比来春風仕履起居清福慰荷亡量盛稿〇坐卧披復賴以忘病為賜多矣昔者李樗村喜說道理而形諸文字掩不得豪士風槩趙東溪好言

經綸而纔涉紙墨脫不得文人習氣兩公在時常用是相調謔矣乏下之文竊覘盛指所存盖欲本義理包經綸以爲文章者然三者必有偏長處獨恨無具眼不知何以奉處方爲十分定論所以久留而不敢復也文編固已熟矣詩卷全未寓目幸少寬之如何卒業當入奉完計耳

與徐君受

日者忽承委致華牋頓覺別事攪心佳雨新晴伏惟令候起居清勝盛藁七冊奉完古人文章不離乎學問經綸可離非文章云然執觚墨而能經緯時務者

盖罕見矣能游泳本源者又益寡矣乃足下之爲非直詞華已者形諸筆端段段是有用物事昌勝欽誦運思纂言雖不敢謂盡合古義說經論政七八策直從胸中寫出氣脉周通精神映燭雖譬之縝瓚盛流一滴不滲未爲過矣自此益加淬礪不爲流俗所沮古人事業豈難到也期望之深不覺妄有商品愧汗愧汗

答金光仲 煜

譴補固非慮外而絶徼急裝僕馬痡瘏正爲之勞想忡忡便中辱奉在途先施之問縣審初程跋涉得無

顛頓陵厲震撼之中不忘省尤求益之道此非小喜也人臣事君正身而已然君子之用舍與世道相經緯亦不宜自輕於進退也嚮也承問畧獻愚見矣及見章本挺然如矢爭枉直於尋尺之間讀之爽豁可知言出其心矣雖然以 聖教深引則過矣其時上意專於督出故辭令偶失於廹切之下深頌其衆仍附匡覩之義可耳不當反復而實之自為遷延退避之地也惟始之不謀也後來動用微見罅孔風頭小盪雖不礙巨艦之遠勢又曷若自在不風之地進退自由也世事難窮乏下年方盛患無志耳不患無

可去之日執此而決以去僕未見其可也足下以爲如何僕之好善如坡翁之愛酒自家不解飲酒而見人之舉觴快倒欣然而喜如其自飲良可笑也不宣

與或人

日者望見足下於南畝忻然將就語者而足下逡巡避之如有慚色甚不取也伊葛之業實自畎畝使足下胸中有二子之志者雖躬犂耜飯牛下愈賢也非辱也雖然苦筋骨赭肌膚朝暮于田間勞而不知休非伊葛之意也春秋佗穀不書惟麥禾不成則書之是以知聖人於五穀尤重麥與禾也盖麥不成農民

缺食不能勤事而秋禾又將不食故麥者農之始禾者農之終始終耕歛不可不省也僕自田居来與農人約春二出勸播麥與禾秋二出視播麥收禾夏二出助收兩麥率一歲六出餘日皆可讀書所以示民重吾事亦不廢也讀書倦亦可以負笶翱翔釃酒適野以勞我農人也董子曰皇皇求財利惟恐其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為士而皇皇求利恥也當仁義不讓於大夫非僭也春省耕秋省歛古者天子之事而以士敢不勉乎敢以為勞乎非求利也經意也專於斯不讀書

忘仁與義也忘義必趨乎利則止乎庶人之意而已也其可乎陶子詩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則吾所師也伊葛之意也惟足下勗焉

答某人

辱書爲賜然稱與過盛爲愧亦甚矣足下以才識之卑陋爲當世之憂而責僕以矯之之道夫矯當世非僕之任也況如足下者知其可憂而自在其可憂之中非知之弗及也知而不肯改也此矯之之尤難者也如有矯之者必自足下始才必德以將之識必學以輔之士之患不在乎才識之不足士之患恒在乎

德之不純學之不正也先王造士以德而士惟已之修後世取士以藝而士惟人之徇故僕嘗以為欲士之純其德正其學必先去科舉之文而後乃可夫居今而師古者孰如韓子是豈徇人者哉然觀其省試之作及其他求為進士時所為文偶儷繁靡殊不近古蓋其心急於取功名而黽勉而為此也其時主司之所取可推而知之也夫以韓子而猶為時俯仰其餘又何足道哉　國朝又尚儷文儷文之法善於古文者固不能工也惟巧於尋摘點於補綴者乃能工而有味主司之所取者蓋一切此類而此類又以其

類取之不如是雖取義於孔周借辭於游夏無以與其選矣嗚呼以此而求長德博學之士烏可得哉有志者或耻不爲舉業固善矣雖爲親爲貧而不得已爲之亦不當鹵莽至此也且士之重科舉者將由是而行其所學焉則其得不得必有命焉非可捷徑而求之也必捷徑而求之亦何所不爲焉惟力學古人之書爲無愧於己之實而無必售於人之心乃可耳所索書僕之室安得有是有亦不敢獻也自是書出也爲士者專治而熟講之四書五經之言不能舉一句而曰其要盡在彼矣嗟夫天下寧有是歟雖知是

下博雅决不爲是然不欲以僕之所深惡者應足下之求足下其恕之其他書亦有數十卷在經傳子集惟足下之求是應不宣

答李生 商肅

其拜復李君足下僕居簡而行迂其游多韋布之士而竊聽於其言而知有足下久之日者從子公佐袖致足下所賜僕書且述足下之言似將求益焉者古者大夫士相見有道爲是之嫌不遂以躬而先之以書耳僕始發書而喜喜者僕之踈愚無取也以足下之賢而先施之雖其推與過情有不足當者豈亦有

一二見取者乎所以喜也繼以愧愧者蘧伯玉衛之大夫也晏平仲齊卿也孔子見之未聞爲是嫌焉見賢之心重則聖人亦不用小節特僕不如彼二賢耳何足之下先見其小節也所以愧也書末乃期僕於江湖之日僕於是誠服足下之仁能以古義爲人謀而又幸不終見遺也敢不重拜賜焉然尚有可覆者章子厚有其位負其力者也后山之侯之必於上東門外固宜已如僕老罷無堪僅能自得於已而無求於物者也有以我之無求而求我鷗鳥可馴於掌上況於當世之賢士而以區區之形跡隔之哉彼賢士之

好我者固有之又何市朝江湖之足計哉僕之心如此惟足下幸察

答韓副率用和

示諭多少可知雅意所存以多求寡固古朋友之義至若推褒過情稱謂踰分則匪僕所堪也雖然辱問之勤不可以無復文章之為道也亦大矣自古聖賢之德行經綸必假道於此而導達其精蘊發宣其光輝此彖象典謨之與天地侔其高厚者也焉可易以言哉自夫九流作各尊其師言其學而大道散而文術壞文章餘事云云盖後之君子傷時之言耳古之

聖人未嘗以道與文二而言之也雖然文章與世道相經緯惟天之予我者與聖人同則斯文無遂喪之理有能思以精其嗜學以一其真以正志完氣多畜而時出之夫豈外此而復有所謂文章者哉第患難其人惟足下勉之所索鄙文不欲自諱其短拙以二函送去非謂村缶社鼓可以應清廟之求良欲因此得正於盛高之心眼焉耳不宣

答史局諸堂

伏承僉位會同史事幸甚教意備悉鄙書初非自附於修史私錄一代大事用備遺忘而已顧見聞甚謏

收載不廣老病連年不復尋檢棄置塵篋久矣不意誤徹 聖聰至有參互校正之命猥越極矣惶愧甚矣雖以他史為本用此參校猶不足為絲毫之助況可以此刊行名之曰一代之史則此豈 聖朝纂輯垂後之意亦豈諸公忠實奉公之義哉竊以為不然也且此書刊行有三不可去秋入侍時伏覩 御製序文則賜名以 皇明通鑑不用綱目之例而鄙書則立綱分目有乖名編之 聖意此其不可一也明季事實為今所諱者十常八九是處誠難為啼笑也 聖旨難慎固自深遠而鄙書則 崇禎以後繼

統以 三皇妄存筆法此其不可二也且鄙書雖云
編帙粗成尚有修補未盡處草本傳錄之際且多譌
字錯句而牀第況困未遑刷洗要之為未完之書耳
以此垂後安知無有識之譏議乎此其不可三也伏
聞再昨 筵席大臣請以李氏綱目為本隨加添刪
期於速成云不害為周便之論也李撰綱領儘多可
議 三皇之附見編外尤其悖正害義之甚者不可
不禀旨釐正其他載錄頗似贍悉足以考 十六朝
制度文獻今何必捨彼已行之書取此私室之藏苟
為磨勘之地乎僉教雖勤不敢以鄙書徑進史局諸

議完定後依前日 遣教取去簽校則何敢辭也朝晦苦劇擁衾呼倩不成次第悚仄悚仄伏惟垂亮焉

又與史局

昨奉長牘罄悉鄙指今承来諭終不見諒諸公受明命當大任將以其言為法後世而先失忠信於朝廷之上竊為慨然也鄙書刊行之有三不可前書盡之而其第二段必先從容導達明白稟定然後可以決其用與不用而今見諸公 遣奏一言不及於崇光之際殊非作事謀始之道又乖告 君忠實之義未曉其何意也今日又聞有入侍之 命必以此

一段取裁於 上前恭俟指揮毋若旣往之踈迂自取日後之尤悔如何固知鄙書一經 宸覽立見斥退而此在 聖朝非美事在賤臣爲罪祟何諸公思之未熟也藉令鄙書請可以參用者若欲割裂義例爲附錄或別編則非當初纂書本意寧被大何不敢承 命此意深留商量公私甚幸

答俞參奉汝成 漢炅

倘存良荷日蒙圖章之嘉旣卽有一詩用答盛意而老病懶於傳筒欲待相對時誦陳矣今付來使或可和來成就一時佳事耶僕雖不解篆籒工拙此章之

蒼古奇崛亦知非凡品所可到心既而心愛之而已又何待胡人一評以為光耀耶茲不得如教尊意如何必欲一經碧眼則當奉納而亦不願還投也更示為妙

答俞汝成

雨中詩函頓醒慵眠其為欣瀉何異逢門迎笑時耶二什詞古而旨澹殆欲起古人而與之遊非流俗所及也昨日有籠鶴相贈者政爾娛矣來詩若徑仙鶴之云乃為真識實境尤可喜也

答俞汝成

昨也見其来不見其去殊可悵然房中俱非惡客何惜一辭而歸耶恐失之太隘也宵還文况益佳否僕一日暢懷亦老年不易得而既不與足下接席良晤則還覺悄悄可蒙繼此而得見否近有數篇詩文欲以奉質重頋毋孤此意

答俞汝成

雨中奉翰頓使昏眸清霽良荷良荷第持被有日將為濶别殊可悵然詩卷奉留僕嘗客遊丹丘黃驪之間三年矣其懷漢陽朋友詩曰自有人情戀京國敢言吾道在江湖此意君可頌取也評語自少壯無妙

思超見不敢浼人詩卷剟今老朽無能為奈何

答俞汝成

稚子冠醮私竊慶幸而不得紫芝睽座為我助喜深以為悵即承手札委存副之以嘉什受言三諷可作一遶之榮耀區區珍荷何能盡喻盖忠謀德愛服之在心久矣僕雖老屏詞翰可不勉思拚和以答故人之賜耶

公轍婚書

某白伏承嘉命許以令孫女既室僕之男公轍竊以指髻成言婚媾之好是講結髮修聘室家之儀孔嘉

恭薦物章大慰遲暮惟令孫女早襲閨訓可卜李女之有齊而公轍幼蔑庭闈達知少子之甚愛猥以臭味之近獲遂扳聯之榮呂張之風範相傳何啻十籯之遺向平之婚嫁已畢方謀五嶽之遊忻幸之私敷宣啓既伏惟尊察謹狀

祭文

祭外兄李君世臣文

維庚子七月癸酉宣寧南有容謹以清酌庶羞昭祭于外兄延安李君之靈而爲文以訣曰凡民之生孰無一死而死之中有尤可哀者上有父母而死可哀

下無壯子而死可哀以夭焉而死可哀有才不顯焉而死可哀可哀之中又或有可慰者父母雖老有兄弟若姊妹代己為養焉者可慰子雖未壯亦能趍走拜起以尸先人之祀可慰雖不耄耋亦得五六十壽可慰雖不能功施當世名耀簡策亦能少展其才志俾後嗣有述焉可慰藉令死者有此可慰者而無其可哀者亦何益於生者之悲哉今君之死其可哀者盡有其四而其可慰者無其一焉長逝者魂魄必有窮天地不滅之恨而生者亦何以忘其悲也嗚呼尚忍言哉昔君墮地之日乃其先君子下世之三月耳

我姑母銜哀處恤未嘗忘死意豈在兒我曾王妣憐而育之當此之時毋有必危之勢子無一全之理一家岌岌惟恐我姑母之不能活尚何望君之得無死也以天之靈先君子之澤君乃寖長以至學語讀書則我姑母常撫其頂而泣惜不令先夫子見之也然有以自寬者矣及夫勝冠受室奉祭祀接賓朋則我姑母有時而悲有時而懼然亦有時而喜矣君又自以不勤于學莫慰我姑母之心篤志為學窮日夜不倦我姑母喜其學之進而惟其疾之憂或勸暇豫而君益孳孳卒乃揚譽於士林君久無子男我姑母憂

之甚而晚又得一子于今學步矣余兄弟常造拜門
閭君必侍坐于姑母之前而兒又在君之膝居然為
三世我姑母於是日也怡怡然忘其窮而雍容笑語
矣余兄弟退而相慶以為我姑母之厚德吾兄之純
孝乃今受天祐矣孰謂事之大謬乃至此邪君之生
不為女子而為男子不稟於昏濁之氣貪戾之性而
有清明粹美之質踈達豈弟之行不死於襁褓之中
而得至強壯抱子以悅其母心者豈非天悔禍于先
公而培埴其藐孤兒以明其所謂報施之理者乎今
又中道而夭奪之何故哉將欲夭之則如勿生旣予

之艱又奪之忽使我姑母萬死一生之身備嘗人間之窮厄而使向者區區之樂為一場戲劇而止嗚呼天胡快是焉抑未知天理冥冥其始終之予奪禍福者皆偶然而然而顧無所主張者耶抑上天本仁而人事有未至攝養違道醫藥迷方而天亦無如之何也歟是何理也是皆謂之命歟亦有非命而謂之命者歟余族黨鮮少同姓而為兄弟者二人異姓而為兄弟者亦數人而言其比齒相長周旋者廣則唯君一人而已食焉而同床寢焉而同席衣服與同車馬與同樂而同其樂憂而同其憂恩愛之篤無間於同

腍矣今年春家大人出宰洞陰洞陰號多山水君甚喜把余臂曰與若遊可乎乃與同社二三子約以四月十五日置酒屏南余先行至期二三子皆至君獨不來余貽書責之君報書曰豈不欲往日者濕寒疾不可以風矣余甚愕然然未始以爲憂也五月四日夢見君依山隔水擧手以辭若有遠行者是日將走洛問疾而道承君訃嗚呼痛矣聞君之病而不亟來相守乃使君之魂夢余而告訣是余爲負君於幽明而君之愛我死且不衰也嗚呼君之孤年才三歲衣不盈尺而瞳眉秀瑩類若壽以貴者吾以是入而慰

姑母而出以哭君而已撫棺長號終古永辭伏惟尊
靈鑑我哀衷尚享

祭二姑母恭人文

歲次乙巳十一月十八日壬子我姑母恭人之喪及
其先夫子通德郎之柩會于廣陵之陽同日合窆盖
遷舊祔新用邇其亡子汝喬父之塚恭人遺命也初
四日戊戌有容敢以清酌庶羞再拜告訣曰嗚呼天
下之生孰不悅生而惡死惟恭人惡生而悅死盖未
亡之寃有生罔攸窮寧死同穴思子之哀在生罔自
寬寧死相從今之後辛未三十有五年後庚子維六

年死而有知相離邪無幾時相聚邪無窮日死而無知齒與髮相腐氣若神俱泯眛眛然胥忘寘寘然長休矣茲惟恭人之叩心出血早夜而籲天籲父母惟懼不獲焉者也余不敢知維天閟茲一婦宼寧珍厥躬聽厥所籲頋將降大凶于厥家亟勦厥命俾厥寡婦孤孫罔或胥賴以生嗚呼喬父之死也以是藐諸孤托之恭人以恭人一切為心而隱忍不死者徒以李氏一孤兒耳彼方饑仰餔於恭人之食彼方寒求煖於恭人之懷惟恭人不子委之若遺遺孩彼方戀慕啼泣繞室而求跂門而俟惟恭人日遠莫以反期

告不寧茲孤孫有怨于恭人死者有知喬父必有問將何辭以對其必曰謂女為兄者二人在吾来舉若子寄焉垂泣而屬之屢顧而申之其力之攸及二子者必盡之焉尚享

祭伯氏文

維歲次戊申三月初八日戊午太華先生終于漢師之第越九日丙寅斵于揚州將以五月辛亥朔二十二日壬申歸之真宅初二日壬子其弟有容謹具菲薄之奠敢綴绝悲之辭再拜告訣于靈筵曰嗚呼公乎胡然而来胡然而逝哉人之有痛苦悲哀未嘗不

仰而呼天況今公之死人皆曰天實為之吾不呼天而問之當於何訴寃慟矣慟矣天既畀公以清明純粹之資父母受之以有賢子弟有賢兄婦有賢夫子有賢父士大夫樂與之為友朝廷樂得以為臣一家之所倚仗而庇賴一世之所推許而期望者一則曰公二則曰公出則如麒麟鳳凰之游於野婦孺指以為瑞入則如嘉禾美穗之充于囷親戚恃以為命天之生公蓋不偶然而公之受任于天者亦若是重且大故其所淬礪整飭以修為人之道者亦極備而無缺事親致其孝友兄弟盡其愛育妻子必以道接朋

友必以忠信事君期於無隱文章足以潤色　王猷儒術足以經綸當世又壯年發跡進途方闢而天不惟不培埴而成遂之乃反夭閼其始苗芟刈其方實無復有毫髮顧惜之意而百身不可贖其死一日不能淹其命嗚呼天乎初何為而生公後何為而死公哉死生之說聖人所不明言吾不知何如而壽何如而夭然伯牛有疾夫子執其手而泣顏淵早死夫子哭之慟有其德而無其壽亦聖人之所深哀也聖人之所哀宜亦天之所哀而二子之死天莫之能救焉吾不知死生予奪之權別有主張者在而天且不能

容其力歟天所不能容其力者雖聖賢無如之何故
顏子死時顏路實無恙而顏子乃死顏子之孝豈忍
以其死戚其親哉然猶至此者是必有不屬于天不
係乎人不期然而然不知為而為者矣天之生才欲
其成遂無異慈父之保赤子而惟盛衰否泰之運往
復推嬗丁乎盛且泰者庸夫凡才猶足以各售所長
而盡其天年丁乎衰且否者雖有聖賢之才卒無所
用之而先中其禍此賈生所以自傷而後世為之悼
惜者也然賈生得遇文帝一歲超遷所論建又一二
施行未可謂窮也以彼之經術以彼之文章特為大

臣所惡屏死長沙卒不盡布其所學則謂之窮亦可也賈生之壽蓋三十有三公之壽亦僅三十有三嗚呼此孰非天耶孰非天耶向見公南遷詩中多引賈生自比豈公留滯瘴海素多疾病自傷年壽之不長而有賈生之悲也歟雖然公之姿禀近道中和不偏孔門之立也正所謂時雨化然者余所以慟悼公者惜其不得為顏子耳曷嘗以賈生期公而已哉慟矣慟矣物之為人所寶者易缺人之為人所貴者難全豈公真非夭折者而特為人所貴故不能自全歟然乎天曷若賦公以蒙倛方相之面與公以暴戾剛狠

之性下愚闒茸之才俾為人所賤惡以全其生顧乃
畀之以秀異之質挺特之才使人貴之因以奪其命
歟天果如是乎夫子不愛顏子顏子不死不愛伯魚
伯魚不死乎賈生不才其壽乎李賀李觀邢居實之
徒不才不夭乎不然公何以死哉或曰公太早成名
太盛盛名神所忌早成不必遠到然乎甘羅奚以至
卿相李泌奚以封侯且自古有盛名而得其壽者亦
衆矣天豈有厚薄於其間乎或曰公病而貧不能自
將攝致此然則謂原憲貧而死乎將謂顏子之死死
於貧乎二子之命懸乎貧不懸于天乎慟矣慟矣昔

我慈母生我兄弟兄年十三弟年十一而慈母棄世臨終屢顧而歎曰棄汝而死乎又指公而泣曰汝若是長矣吾不及見汝婦矣當是時家大人左公右余劬勞如慈母王妣鬻衣裳以供衣食余兄弟賴以得濟時時相語其時事未嘗不相抱出涕也豈知公今日僅得慈母之年而兒又未及娶室使公飲恨泉下一如我慈母也慟矣慟矣公愛親之性根於天賦竭力殫心致養無方只知有父母不知有其身戊子之喪哀毁如成人每遇忌辰涕泣霑襟伏而不起見者為之於邑居家不離親側凡百經紀之務一切酬應

之事公必代勞未嘗敢有怠色親年益老家益貧飯粥不以時則怛然痛心屢形于色一味適口輒思父母父母不及嘗終不能食丙申家大人患疾而劇公夜不解帶晝不再食迎醫而拜嘗藥而進涕泣扶侍者二十餘日而卒無效則又製文躬禱于神祠既已得愈公又善病家大人憂之甚公雖有疾不至卧則不自言強笑言如常日或離親而病則慮其貽憂強起書字家中事巨細皆錄獨不言其病病甚而倦則必留人俟少間復書至於皮緘亦手書丁寧戒其使慎毋言我病恒恐以己之故貽親之憂洞洞此心三

十年一日矣今乃以窮天地無涯之戚遺其親而曾無一分惻怛顧戀之心何哉慟矣慟矣公平日愛余無問於己視余子如其子有妹不幸得廢疾慈母之所嘗憐愍者則公對之輒悽然飲食起居爲之左右相須問飽問飢呴噓寒煖殆令病者忘其病焉頃年妹在南郡臨娩而疾公一夕得夢不吉明發起行疾馳五日往省病已乃歸待妹婿如同氣三人相對不食而飽殆不欲跬步相舍有一日之別輒攜手中庭躊躇不能別久之乃去然猶再三回首中心有介介焉今日之別乃千古永訣而公則儵然長往如就樂

地終不肯為之暫遲何也慟矣慟矣余與公恩則兄弟義兼師友愛公之篤而知公之深者宜莫如余公神明內蘊精氣外暢色溫而氣莊口訒而行敏一生持己恂恂若無能者然遜而不卑高而不亢氣候分明風流蘊藉推其孝友睦於宗族隱恤貧窮存撫孤寡若飢渴之在身仲姑母李氏婦既寡且獨公實相其家姑母甚賴之嘗稱吾無子而有子臨歿為公而泣托其孫孫公泣而受之及兒有疾為之廢寢食夙夜于兒側時公孩女得疾甚危公過家門不入見鄉黨為之感泣皆以為死者復起生者真可以弗愧矣

天道有知若此者宜受為善之報而不惟不得蒙福乃更得禍寡其妻而孤其兒若為之報仇者然何天之道如是也天之生斯人也欲其率所命之性也欲其修所叙之倫也率其性修其倫莫過乎敦孝悌而恤孤寡又自孝悌而推之者也天下能行是道者亦鮮矣今有一人有意乎是而躬行之則天又殃其身短其命焉嗚呼其難為人矣惡固不可為矣善又不獲福此人所以怠於為善而敢於為惡謂天夢夢者也豈不慟哉公文理夙悟得之經傳者為多常言文章之用詩為大內可以理人之性情外可以觀時之

盛衰賦興之義正變之音一出於天不雜以人僞然後始可言詩故於詩用力尤專每一篇成必令余評之評已又使余和之余亦以邾滕弊賦從事乎大國壇坫之間者數矣以余謏淺雖不足盡公之高深而若其愛好之詠歎之則盖自童年而已然每讀其詩如瑚璉之陳于明堂也韶頀之奏于廣庭也真澹之古春容之聲一唱而有遺音此於公雖爲餘事末藝猶可以秉筆館閣作爲雅頌以鳴國家之盛事而天奪之速一無所施使其俊逸之才敏妙之識齎向九泉與土壤同朽而覩今之世無以代公則烏得不痛

恨而嘆惜也慟矣慟矣公之謫朗州也余從至沙川公飲余之酒取余手中扇題詩為别手跡宛然如昨日嗚呼朗州雖遠猶是人間地公及余皆少年亦有相逢之日尚且舉杯相寬賦詩為别又嘗病中一夜三夢公懷思鬱鬱作歌十二章以抒其不平況乎今日之訣窮萬古亘宇宙而不可復見有酒不可以相屬有詩不可以相贈慟矣慟矣吾何以忍此哉死者有知乎果無知乎其無知也吾獨悲公則無悲也其有知也吾之悲公亦悲也雖然吾之悲猶得與父母親戚實相寬排實相聊賴有時而忘其悲矣公之悲

人無淂以知之獨抑欝於泉下慟矣慟矣吾於此實願死者之無知也公旣自南赦還屏居吳伯玉溪墅余與伯玉過之留數夜飲酒賦詩酒酣相與說古今治亂之跡君子出處之義公忼慨不自已至泫然泣下自是厭居城市間嘗一入嘉陵愛其山水遂有卜居之意手畫成圖以示余近又往来松楸種樹數百株常欲奉父母挈妻子誅茅并屋蔬食菜羹以為樂而余將賣東閭妻鬻簪珥以圖數頃山田晝室偕作以從公志孰謂此計方始而公遽棄我而死乎慟矣慟矣公歿後七日而逆賊犯闕兵戈搶攘余奉公柩

全家出松山又為省孤兒入嘉陵林泉村陌髣髴如公所晝而山僧野老之與公遊者能言公入山時事為之齎咨太息余亦相對垂泣至於慟哭也或曰死生有命脩短有期天下云云夫孰免此以此寬余者有之矣余亦始聞其言心中豁焉自以為人之所惡者莫甚於死而達者笑之以為弱喪而不知歸有以天地為逆旅者有以君牧為一夢者吾今哭公矣公亦嘗哭人矣吾又幾何而不從公去也既以此自慰而此心聾耳不過須臾之間悲懷復至不可驅遣則祇恨造化者既生公為兄又生余為弟纏繞此一段

情根也慟矣慟矣山居寥閴顧影倀倀負杖出門如有所待而日之既暮反袂拭涕悵悵然歸方夏生成萬物滋長至於鳥獸微物亦皆引類成群欣欣焉相樂余獨奚辜于天而至於此歟田叟野氓蚩蚩貿貿生無益于世死無損於人而垂白滿頭髦而不死公獨奚負乎天而止於是歟綠樹生陰黃鸝亂飛思與公賦詩而不可得矣山日初長新陽在戶思與公讀書而不可得矣一間茆屋欲與公共處今則已矣一簞麥食欲與公共飽今則已矣一莖苦菜安得與吾兄共嚼一領弊衣安得與吾兄共穿獨有遺文一篋

相隨来此時時開卷手澤猶新未嘗不抱之以慟哭嗚呼以公之德之才誰之弗如又何試而不可而不能公卿荒田破屋愚夫愚婦皆能有之而公則求之而不淂且公非固厭富貴甘貧賤者也由其道而淂之視萬鍾若已固有使公弗樂乎此而有志乎彼已見命之窮矣命之窮不使公卿又不令有愚夫愚婦之所有以為樂天之毒公亦可已矣末又勦絶其命而後為快此曷故焉余嘗終夜泣以思公平生豈有陰累耶豈公骨相有夭促法耶既不淂其故則又泣曰吾知之矣天意若曰吾已無意於斯世矣留汝何

為云俞豈不冤哉豈不悲哉公自兒時有痰癖之病一年三四發然旋自平復醫言抱此疾者多壽因此善攝可以延年又有化痰安癖之藥服之輒效公亦不知其死病也故小間輒起酬酢人事近又發作稍稀至八九月不病公深自喜或冀其遂已去根也孰謂公竟以斯疾至於斯也公自始病至臨歿其間五日卒無一言及於後事以公周詳縝密常日措置家事致有綜緒未嘗一事放過南遷日寄書家中凡百寢食契活之狀連紙細書必如身莅而目擊之務令家人寬其憂念而今於死生離別之際獨不肯一言

何哉豈有惡鬼相逼不假須臾之命而胸中雖有萬端遺恨不可發而為言歟將謂臨命悲苦之辭適足以重傷親心忍而不言寧使已齎恨九泉為不瞑之魂終不忍以一息未泯之前貽戚於慈父也歟慟矣慟矣公疾既革命侍者布席北首顧余者再余撫其手公執之欲有所言而終不言余亦恐傷病意不敢問所欲言至今追思肝膓崩裂不知公所欲言者何事余若因此發端公亦為之一言乎公於死生之分已有定識臨歿精神不爽言語不錯未嘗有悽悒可憐之色就使余有問其必談笑從容不至大傷其心

也是余罪也是余罪也吾與公平居游處出肝膽相示自謂有知己之感而死生存歿執手丁寧乃有隱忍不能發者其情亦可哀矣雖然公之所欲言不待問之而余皆可知公之不言亦安知知余之知之而不必待其言之故遂不言歟嗚呼是尤可感也已余嘗謂公外清而中實劉雖不得耄耋猶可以中壽余雖少公二歲中實脆薄猶難中壽今而以吾哭公又何也公既先我而生自今二三十年之後雖先我而死吾其如何哉今公已死而吾年尚少吾之壽從今幾年也未可知其間未死之前無非思公之日心非

石木何以忍此嗟乎已矣吾不復有樂於人世矣慟矣慟矣公之出身事　君纔三月耳胸中所抱負一無所展布雖儕友之雅服公者徒知公有文辭之美而不知才具之備徒知公有修潔之行而不知操履之剛大公自爲諸生時已有經世之志恒言謀國有術先明乎治亂之機格君有道先辨乎義利之際正身有要先審乎出處之節治人有方先察乎邪正之分欲盡此四者不但資之經傳亦必博通乎前言往行參之於當世之務然猶患史書熱鬧有難挈要嘗命余就左氏傳綱目裒輯古人嘉言善行公又稍

加纂節手錄爲若干卷又撰次歷代名臣章奏之關於義理者斷自伊訓編錄亦數百篇蓋將下及 國朝而業未半公又患古今詩文述作汗漫不可勝誦間有選法而博約失中嘗與同志謀作所謂古詩源流者蓋發源乎風雅流波乎漢魏之間放洋乎盛唐之際達于宋明 國朝附焉手錄又八九卷古文余實相其役春秋三傳太史公班固及先秦以下古文所載唐宋大家既皆與公共編具有目錄將圖善書者繕寫成帙而今則已矣嗚呼惜哉公之編摩此事已十有餘年矣討論取舍考較同異余未嘗不與聞

緒論規模粗立法例畧備而今忽失公惟吾獨存雖欲繼此為之譬如良工構大厦未半而忽然起去拙工在傍茫然弗知所為雖然决不令公之宿業遂至於湮滅無傳當與二三子按其成規續成此書公之遺稿公歿後益可貴重而殘篇斷章散在巾笥悉加裒集可得千餘篇亦當貿之家庭謀諸同志採擇精英以永圖不朽且公平日有著述不論長篇短章必對余熟評今公雖歿其意之所可否余皆可知獨雪嶽日記伽倻雜詩棄置十一年而終不出稿余求見者屢矣公為誦五六篇辛不肯盡出曰吾欲依后山

例閉户沉思重理舊草俟乏吾意而後教汝者也至今在軸中者盖多暗墨亂草雖使尋校點檢其盡合公意未可知慟矣慟矣公筆法道麗精工常若有神助揮筆輒成字字成已為人收拾珍玩為余書者有時運帖常隸章其餘散紙所書殆不可勝數往往箱篋中得公戲墨觸目心驚如見千載上異蹟然太半是十數年中詩文碎藁而日月皆可記則展紙未半眼淚紛紛已不勝扠矣人於兄弟之死雖無才之可惜夫孰不盡其哀也今余哀之惜之之心相雜而并出譬之如斷右手未始不愕然驚痛而後知惜之也

然痛有已時惜之之心隨事輒發終不可忘而惜之不忘哀隨而動嗚呼已矣謂之何哉吾聞佛家言人死一氣未泯有輪回之理且聞公病時夢語上帝呼我嗚呼公禀氣極清終身為善其魂必貴且靈其將乘雲氣挾日月上朝玉帝為真官仙吏乎抑將明而為日月爛而為星辰乎其或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江海乎在物為麟鳳龜龍祥瑞之屬在木為梧桐琅玕珍貴之植乎抑將降而復為人乎魂氣之所往果見我慈母而逢迎陪侍之樂得如平昔否乎慈母墓兆相地者或言安且無災或言不吉必可遷二者之説

孰是孰非爭頤公夢余而告之也公之孫年今十四器度異凡學業稍進偉然若不尋常出者猶有天道且將食公之報明矣今日之事撫育此兒教訓此兒以俟成立娶婦生子又幸諸女長養畢其婚嫁俾我嫂氏得以依賴為生以寬父母之悲以塞门户之望又將鋪公言行以俟立言君子述以為文樹之墓前俾厥後世有徵然後公竟魄其目曰吾有弟吾死之日亦可以下見公地下而無愧色矣日月不淹窀穸有期一隔厚土千年莫開朝夕拊棺之慟又將不可得矣維揚之山有松有梓維揚之水有蘋有藻我祖

考祖妣八世實宅于茲我慈氏亦宅于茲公其歸祉是安是寧慟矣慟矣山石可磨而窮也此冤不可窮也江流可挹而盡也此恨不可盡也神思恍惚如癡如狂口占成文辭無倫脊心中所欲言百不擧一惟以蘇長公詩中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之句敬誦于柩前耳公其聞乎無聞乎悠悠此世樂少哀多公去奚悲我留奚樂滿腹皆悲隨地皆淚伏惟尊靈哀我歆我尚享

祭俞君山 阜基文

子之氣肆子之口快遇世嶔崎獨不能籠其氣而鉗

其口遂用屢憎于人貫械牢拘縶以瘐死而卒得脫既而增益其所不能歛其奇以就南畝耕漁以養老而彼之齮齕子者亦稍懈則忽焉以死嗚呼悲哉五年之中一君山也而或拯之於必死之中或欲之於已生之後何天之道不常也豈子已盡子之壽均之當死而死於衆怒之中則在子爲寃而在天爲不仁而死於既脫之後則在天爲仁而在子爲可以無寃歟吾深思而未得其故徒爲君山而悲尚享

伯氏小祥前一日祭文

維歲次己酉三月初七日辛亥太華先生小祥前一

日也舍弟有容謹具菲薄之奠昭祭于靈筵而文以
告哀曰嗚呼哀哉自先生沒親戚朋友之傷悼而歎
惜之者愈久而愈不衰或曰是天也或曰是人也惟
不敏則嘗受言于先生矣竊以為天也非人也先生
之南竄也顧余而語曰太上行吾道達吾言毋負乎
吾　君其次潔吾行遂吾志毋辱乎吾親我則皆不
可矣之二言可以盡先生之心事而其驗乃在於沒
後嗚呼使先生至今存欲為其上時不可也欲為其
次義不可也二者不可則其生也特苟然耳苟然之
生非天之所以命先生者也古人論賈生曰使賈生

無死得數年之壽而見鄧通之嬖倖得十年之壽而見七國之叛逆至是必憂憤而死矣信是言也是天之生賈生固已寘之不可久之地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先生立朝才三月耳儒術文章一無所展布獨其獄中之書可以縣見其事君大節而言不見用乃更得禍歿未數月逆寇稱兵而其所謂員　肅廟累先王者柄用日益專意氣日益洶洶有觸其鋒禍輒隨之先生而無死得見今日其悲憤憂歎必有十倍於前者而其禍不止於嶺海之外也然則天之生先生亦已寘之不可久之地而假使不死於前年吾决

知其壽之終不能長矣天之生材固欲以有為也及為氣數所閼而無所施其用則又攝而還之使不辱於溷濁之世自古有志無命者亦若干人矣至今千載之下尚令人流涕今又不幸而於吾先生親見之嗚呼哀哉是孰使之然哉昔先生歿也七日而亂作家大人撫殯而告之故且曰翕奚悲其知之矣賓客子弟之從而泣者皆曰羨夫死者當其時　宗社之危朝不謀夕志士仁人焉往而不得其死惟先生超然乘化焯然離滓下視濁世不啻若塵垢粃糠則其快樂不猶愈於雉兔走伏草間謷謷以逃生者乎余

於是見天之所以處先生固亦有不得已者存焉爾日月不居常事奄至三十年兄弟之愛歷歷如一日而揚州之墓草已宿矣每自惟念老親沉慟薰心疾疢連年余亦踽踽於世志日荒而學日退無復有當時之意欲得數畝田園躬耕漁樵拾以養老寡嫂孫兒接屋并爨教子以經史女以絲麻優游以為樂以追先生潔行遜志之意而顧視四方無片土可依近又縻祿 寢園求解之不暇其不為苟然之生未可卜則未嘗不撫躬自悼益悲九原之不可作矣伏惟先生哀余之志鑑余之誠歆此泂酌尚享

祭外舅竹里俞尚書文

維歲己酉六月甲戌宜春南有容使其妻謹具清酌時羞之奠昭祭于外舅故禮曹判書竹里俞公之靈而侑之以詞嗚呼我思古人古人邈而旣見我公古人可知古人不遠在公尨眉退視一世粉盍為施不知其姸愈見其媸嗚呼九卿顯位也何必台司八耋遐年也何必期頤方 爾考之世遭際昌明君子委蛇公於其時百祿是綏旣而歷險滋多逢此百罹小人之幸君子之噫公之厭世適在是時存榮歿寧似公其誰為善之效得此而足矣其又何悲然而偽俗

滔滔日趨乎澆漓老成之風日邁而難追又安得以
年位之已高存歿之無憾而不為公齎咨而涕洟嗚
呼自余不敏委禽公門十有七年于茲余始釋韤心
放氣馳每一拜公如有忸怩肅然自斂待其銜羈公
惟不言以身視覞久乃有得謂公我師簡靜其守端
方其姿默而養之穆然自持既而聆其音而琅然接
其容而溫然使夫人欲起復坐神和而氣夷衆囂囂
於雌黃不激不隨衆孳孳於榮利不磷不緇蓋妙年
蜚英出入榮華而循序不躐讓而得之顧何嘗藉恩
於人主借譽於要歧端委廟朝盡力乎王事則克儉

克勤有詩人退食之儀退處丘壑迹遭困躓則九節之杖一編之書歌詠起居與樵漁為群而愈見其怡怡所以能仕宦四十八年榮辱險夷之萬變而不以憂喜于色辭此固衆人之所不識君子之所共推公之所安天之所禧嗚呼余實蒙陋公不遐遺奬勵期勉良不畀畀屢辱招延以酒以詩薰狎德華樂以忘疲拜公于床夫人在帷鶴髮交映笑語熙熙諸子環侍孫抱其兒愉聲喜色溢于門楣公在其間雍容暇豫而藹然為 三朝之遺耆何體之康何德之卲何子孫之祁祁可知其福有未艾位有餘崇壽有餘期

方頌鼇於無疆何一疾而遽萎嗚呼昔聞公疾趨拜
于隋自始睽違其間三期雖其顏貌之非昔尚喜精
力之未衰亹亹終夕一言屢嘻非病之憂念王室
之孤危曰古語不云乎死病無良醫吾今老矣惟懼
得死之或遲何言悲矣出自肝脾聞命而退我涕其
滋四月壬午敢以公疾詢于元龜布卦得遯卜人其
咨其繇伊何幽人在谷言采其芝公既退矣又何遯
為噫可知矣龜不我欺君子鼓缶在易之離公庶幾
以之何適不宜公還京第病日益奇迨其既革公亦
自知其難治惟憂國一念諄諄乎不可忘其他死生

丁寧之語一未嘗顧婦子以詒詒今公雖亡其精靈之不與公俱亡者必不隨異物腐散而追　寧考於天上翺翔乎玉摟與瑶池嗚呼新鄭之南有村曰倫溪寔維公先人之遺基有丘曰鳴巖亦維公疇昔之所上下而游嬉謂公來此黃冠而鹿車今胡為此素輀兹惟平日之所樂尚萬世永宅而無斁嗚呼有盛而衰自古如斯適來適去何足追惟公於此理固已達觀而不疑而不敏所以愈久愈悲不能忘情者亦惟古人是思豈獨為其舅甥之好知遇之私丹旐戒路白紼將移日為凄暉風為哀吹悠悠此别曷其有

涯尊靈爲我庶歆一卮嗚呼哀哉尚享

祭亡室恭人俞氏文

嗚呼死生者如晝夜之必至其先而後何足深較余雖愧莊生之達理亦不至荀令之傷性維其沉慟于心不能自已者良以負子者多也嗚呼子之事我如蒿事漢貧而無寃維命之安窮而無怨維善之爲其他在天而不在人者皆無足動子之心子之知我如鮑知管知我不急功名而口不言仕宦之事知我喜爲文章而仍勸以古人之業下第而不戚知時不偶也獲祿而不喜知非余志也盖子之爲婦能盡其道

而卒以窮死焉則余之負子者可推而知也負人於生猶後之可圖負人於死而又何追焉此余之所自哀而不能忘情者也嗚呼尚享

祭内弟沈泰而道希文

維年月日宜春南有容以清酌之奠祭于内弟沈君之靈我思母氏睞睞如在外家之出草木亦愛子之不才將負將戴子而又才愛好何已不聞其病而以訃至怛焉深疚若刺在髓入哭舅氏有淚無言幼子何知嬉其在門日月訛消歸于東禁酌以告哀庶幾有神尚享

祭龜潭神文

維年甲寅春三月辛丑宜寧南有容首陽吳瑗長洲黃景源敢以潔觶酹于龜潭之神我浮舴艋三宿于江東登石門以臨越邦麗日流天風不翻幢蛟龍不驚潏濤伏降窮幽剔邃旋龜之趾潭辟淵阻維神所秘茲乃利涉庶幾神賜何德不醻獻以一觶尚享

祭三姑母孺人文

維年月日有容謹以清酌潔羞昭祭于三姑母孺人之靈嫓我祖妣德維女模婉一之訓遹成諸姑孺人清靜行出文儒相攸名家載襲多譽敬恭自居秉終

如初烝以采蘩公姑饗且蒸以鷄鳴君子樂胥潔我蘭珮舍彼璣珠葆我素質洗彼臙朱崇內薄外與古為徒維此懿範可列女圖惠于窮人肥瘠濡枯諄諄閔勞孫嫠色敷憐余靡恃若子視余曾不毋事小子其辜千里銜哀載祖靈轝言豈盡情有涕漣如尚享

祭外姑貞夫人李氏文

嗚呼維年八十孫子五六十夫人之命乎天者哉匪命自天維夫人之仁惠而將之也第章之尊大藩大府之食夫人之命乎　王者哉匪命自　王維夫人之畀偸而逢之也夫人懿哉盖其始終之數譬之一

歲既耕以穫實秀實栗自春徂秋不旱不水人事天時之協順而造物不以盈見忌夫人休哉已酉汔今亦維夫人之閫乎形骸髮毛罔非七十五年之餘分其生而寄其死而歸曾何足戚忻乎心一視諸浮雲之在空夫人寧哉新定維丘大夫維宅愛子弗遠吾婦之塚間以三宿吳季子而信也魂氣無不之也獨不知死者有知乎抑無乎已矣生者妄意其有乎夫人哀哉早托门館受恩猶子而小子不敏不能視夫人猶母也業也之于夫人鞠哉而不克贄其婦以及亦不及其弁也謂其康寧胡耇以長一隔幽明萬事

皆負瀝酒長號以寄一哀而已夫人昭哉尚享

祭東溪趙錫汝龜命文

維年月日宜春南有容謹以醪果昭祭于乾川趙子之靈子心清水子貌秋蟬蟬蜕于枝水復于淵其存澹如其逝悠然林風嫋嫋汀月娟娟嗚呼哀哉尚享

祭內舅圭峯沈公文

維年月日甥姪宜寧南有容謹以清酌庶羞再拜昭祭于內舅圭峯沈公之靈惟公簡澹其性貞介其守餙以文術洽其譽處被服儒素薄彼媚嫵出言肫訥安此齟齬在群溫讓多容鮮拒已迺潛默盖亦寡與

琛堵若虛有依公所塵雜痛去巾屨式序起居晏晏
載笑載語圖書繞辟花藥盈圃閒居旣慣寔多儀矩
公竊樂此弗易圭組昔外王父其道蓋是尊德樂命
克素其位七十不官葵以處士公維固窮克考之子
一官聊爾仕已惟已曷令公喜曷令公恚公心泊如
不被外累獨喜為詩若芻豢嗜凡厥所遇悲愉笑詈
一發之詩恣其游戲蓋公斯術旣富以異公惟逡巡
不自為技觀世盖久意愈不適東關遠客一馬一僕
岷廬崛嵂狎觀鯢鰐六句洄返百篇銜橐執我以笑
歎腴其色神志陽陽聰視勝昔謂其康寧胡考之獲

胡天弗吊中遘凶毒哀孰可忍垂白而獨心肝內賈
精華外鑠七稔于玆其半褥席浸淫罔覺遂及大革
嗚呼哀哉臯復前夕公憑其枕我拊其足我言達者
之死弗惕我喜其曠公謂奚若公笑曰嘻死者無感
死而遑感惟生之感顧視孤孫哀若而尺公實閔女
我滌溼臆莫變乎死可驗學力公視如歸不紓不亟
聞公之歿疇不嘆盡在於小子悲又曷極生命險釁
夙背母慈在舅惟公愛慕可知每覵德容悠悠我思
今公棄我疇瞻疇依公葬廣陵祖輤有期陳辭淺哀
長訣明幃伊奠之菲而誠匪微清酌如在降格不遲

伏惟尚享

祭社稷祈雨文 永春時

維年月日永春縣監南有容謹以黍稷酒醴昭祭于社稷之神維神于民有毋之道饘我粥我若子在抱有呱其泣寧或無聰今此下民亦孔之恫顧瞻四野稃穗可數風凄日杲其雨弗雨弗雨胡穀弗穀胡民國而無民何以事神 辟王首春躬耟于耤神於其時實受圭璧享而弗報所怒何在我 王孔瘝我民無罪維守土臣怠棄厥司獲戾于神遷禍烝黎稽首壇壝爾俟何謂維茲黍稷出自南畝神尚右之哀此

艱難畀之霢霂潤澤枯乾毋虐毋徐旣卒大惠我民無怠報爾牲幣

祭溺人文 永春時

有穿窬為主人所躡徒涉于河遂溺死焉認之奉化縣民也余聞而哀之使里正班玉卿投食于江中以祭之

先王保民為制其產嗚乎噫矣爾生之晚由無恒產乃失恒心毫釐不謹遂至剽金匿跡宵犇徒涉于河隨河而死悔將奈何人或罵詈我弟其漣懐刺忘軀豈其性然古人治郡道遺不拾豈伊民良惠化攸及

自閒爾溺我食靡甘爰具簋籩酹于江潭

祭吳伯玉墓文

嗚呼哀哉自余識公蓋未嘗一日忘其喜喜吾與公之相知者不以跡而以心也自余哭公亦未嘗一日忘其悲悲今世人之論公者以跡而不以心也夫居家孝友在邦忠信聞公之風者夫孰無敬公之心豈弟樂善風流愛士見公之貌者又孰無親公之心然而烱蓑月笛嘯傲江山澹然而忘返則人或疑公有忘世之心而酒酣忼慨未嘗不下袁安之涕攢杜子之眉則吾獨知公有憂樂天下之心和光遜志與物

無忤則人或疑公有混世之心而立朝東山之志珮玉枯木之形公雖欲與世同之有不可得者則吾獨知公有超塵絶俗之心蓋吾與公結交十餘年之間所講者惟此心而吾則謂頹尾求田未衰告老吾與宜叔之所宜而公則未可也公必愀然不樂以余為知心蓋進而居廊廟而未始進也退而處丘壑而未始退也者吾嘗聞君子之教而獨此可以語公之心嗚呼九泉雖深不隔者此心公聞我言想必盡然而傷心百世雖遠可傳者此心後有君子亦必論公之世而哀公之心嗚呼吾儕朋友不過數人而愛好慕

用寔出中心夫世道之不可為公之所知而猶欲聚會精神一有所施為則有足以見公之苦心自公之歿吾道益孤屢官于朝言不能格君則反顧自慙恒懼負公之心嗚呼公嘗告余以三言余至今藏于心惟待朝野有暇結茅東岡之陂躬耕讀書以踐吾前言而遂吾初心公靈不遠敢矢此心尚享

祭俞子章文 郁基

嗚呼子章我友寡矣哭之又多將子無死子死謂何子之一身惟有冲和發我天機如酒入腹龜渊月古菱江鳥白天地寥潤惟我及子我今病矣況子已死

俯仰一世颯如秋風撫棺長辭有淚沾胸嗚呼子章

尚享

祭四姑母謝夫人文

維年月日有容敬祭于第四姑母謝夫人之靈祖妣晚年子女爲娛諸姑来集笑言紛如夫人曰否婦忌多言婦而多言不如晝瞑小子幼冲竊誦斯語辭簡義精如讀列女夫人之德純潔如面無長無短自然順善半辭之飾一行之僞求諸平生未見其似壽維適耆從夫以爵昜云不禄猶不滿德尚有餘慶鍾于後昆豈其止此仁如夫人旐翣翩其逝焉莫来敬舉

一觴澹袂有灌尚享

祭姪女李氏婦文

嗚呼哀哉哭人之夭者哀與憾常并今余之哭一乎哀而不知其憾乃其無憾適以甚吾哀也汝之為人柔色謝聲中情見貌裙釵而立濯然不滓而已矣夫靡靡為聰明便慧者非其所能且非好也以此女於家婦於夫之家常見愛于尊長之賢者有女婦者私曷以汝父母之為女子頤得其如此可止矣雖其早死亦庶幾無憾焉已矣盖汝十三而孤則以余為父常喜聞讀書聲至㓜而無父曰孤輒汪然大泣汝時

未識字也余聞感於聲者教易入也遂舉詩之正風而訓之若二南鷄鳴常棣皆其所誦而習也故長而居其群顧能重倫義薄貨財出言婉而有章有先伯氏風自吾大人愛之適諸孫惜其不為男也然與其男而早死無寧為女子不見貴於人而得引其年壽以為幸也嗚呼今竟死矣寧不哀哉寧不哀哉汝之始死也余聞婦人之哭於帷者盡其戚而觀君子之治其殯也謹於禮汝一女子耳非其賢之見好於夫黨也誠而見敬於君子也素爲足以致此乎雖其早死亦可以無憾焉已矣若乃死生之說吾有以了之

矣彭殤之期分之長短回蹠之名以為壽夭勸善於
存淺寃於亡者則吾之説而哭諸伯氏者以此矣汝
其往正于九原不知可吾説不乎其可其不可汝蔑
有以復我則亦蔑之何已矣嗚呼寧不哀哉寧不哀
哉砥山之葬余未嘗臨穴焉自殯及練而余未嘗哭
以文焉非負汝也病未力焉明日之辰以汝木主將
遷于廟後雖欲一淺余哀無其所矣心焉怛悼如悖
如醒力疾為辭長號而告之汝而無知其亦已矣汝
而有知能不格余嗚呼汝身在目汝龜焉在將星離
雨零泊然而止者乎雲映月舉瑩然而來逝者乎君

子之室掇蕙如焚暨余来者維弼及輔汝寧汝䰟歆

我一卮嗚呼哀哉尚享

雷淵集卷之十七

霅溪集卷之十八目録

祭文

崧陽書院三先生春秋享祝文

哀辭

李老 堈 哀辭

俞子成 默基 哀辭

李獻可 獻輔 哀辭

金澍人哀辭

李士固 思重 哀辭

烈婦金孺人哀辭

徐生 命顯 哀辭

夙夜齋閔公 翼洙 哀辭

祭文

祭亡子公輔文

汝之一疾初非必死余實不慈昧于治理將此尺壁自投水火皆余不慈汝非夭者清明豈弟父母于順顏色孔夷四體克敏興仁于家亦幹其蠱匪教伊肅自中尺度諸親父執愛好惟恍曰此多矣何必百男吾衰憂悶瞽㔉匪情時汝可仕（時時其亡也而往拜之之時）矣言歸耕優遊暮年俾汝餬余每言及此笑樂紛如噫其已矣萬事謬悠俾余疇依而敢死乎自始遘疾曾不

六辰殘書在枕巾屨不塵謂汝寐矣胡晏不起謂汝出矣胡宿不至既浴于牖乃束乃縛乃戢之木莫寤莫覺六親環哭于遂于几噫嘻悲矣其真死矣汝年十一乃慈見背哀此伶仃靡兄靡弟恩斯勤斯以爺以孃既冠既室亦登于庠謂其能子死毋之瞋胡天不吊而中絶命天道好生方長不折小子何辜不汝育發將天不仁我之無良我生之哀不如死忘疇昔之夢汝來乞辭強綴數行豈抒余悲嗚呼慟哉

祭亡子文

嗚呼我生維八其存者一汝之死矣我嗣遂絶汝有

純孝神祇共監婦腹有遺居然生男親戚聚泣若死復生猶有天道庶其長成三日乃名名曰賢孫豈其有知臨歿之言嗚呼卜汝幽宅于彼廣陵孔邇先祖山川淋靈往窆汝形既寧既謐其上有兆輿言亦吉行詢歲良以汝孃還我死之後逝焉同原骨肉歸土不泯者氣以此思哀哀亦無幾嗚呼汝之資性豈弟通敏為孝盡己處物無畛族有窮羸維汝是因友無賢愚維汝是親余實寡學遇事滯迷有疑輒詢言必可稽商論典故語默進退衆所繳紛單辭以蔽將美救闕至善以啓肆余立朝偉逭大戾嗚呼已矣余今

安佚如瞽失相四顧迷向嗚呼汝之姿相骨清局正
幼也似魯長益透警孳孳文藝不教伊能出入膠庠
志氣飛騰遂闡兩解妙年小成汝維不滿唾手大鳴
先生長者咸曰此子不棄之材有用之器耆齡大業
以勉以期孰謂方強一疾遽萎上帝本仁先祖積德
豈其汝虐豈不汝感緜余不慈行負幽顯禍不在躬
遺毒厥徵嗚呼汝之臨命事極倉卒縱其執手何言
為訣出自其戶淚血交迸再以名呼汝亦再應父聲
入耳父顏何覿萬縷寃恨結在心臆九地幽幽竟孰
與宣日月夢夢籲訴無門人孰無死莫如汝悲靜言

思之皆余不慈嗚呼哭汝句日親癠痛瘝悲悸實祟湯餌無力余罪在天罹此殃咎況冀神明回心默佑夙夜懍惕心肝墜傾拊棺一慟亦未放聲日月幾何遠期斯迫逝將去余適彼窀穸惟此静堂汝所經營怡愉昕夕載寢載興辟有圖書園列卉蘭人亡物在滿目蕭寒心非木石胡忍于兹羡汝長休樂汝無知驚憂薰膈文不授情秉燭呼寫爰命俞生凡所欲云萬不揭一汝雖不飲尚亦一啜

祭亡子墓文

嗚呼哀哉自我哭汝日月幾何禍有未艾奄罹大故

我奔自西弗逮含歛吽號穹壤有覗橫目罪咎滋多益思汝賢汝昔事我弗違跬步咀疏穿結怡愉晨夕雖無藥餌我疾如瘳雖無旨瀡我食每飽安命致身孝子之養我迷不覺有愧九原扶襁策蹇来哭荒阡瀝酒長嗥訴此哀衷有知無知匪我攸度嗚呼哀哉原木蹕敷黃鳥流音耕叟浴童載嬉載歌維天發育盖亦廣大小子何辜永焉冥漠奚汝茲山浹時維四喪難孔棘赤遑一省骨肉他鄉棄擲如忘怛焉疚心一寢九驚始我来此如有俟我迨其至止竟何聞覿父子有愛毋曰幽明心靈所接魂氣流通百年之期

惟託夢寐其來毋徐其往毋忽死生合散原一夢幻我言孔戚汝尚毋遠山磨海竭此冤曷窮上下斯丘後會有亡尚享斯丘上穴則余後許者

亡子小祥日祭文

嗚呼慟哉去年此日既晡之夕汝疾乃革依南牖而坐若謳吟焉曰長年短年死一耳夫奚足戚也盖自知將死而欲以慰父母之心也昏星初見既絶而復先子撫屍而哭之良久出坐外堂使人止余之哭曰毋以安化者之心余自是於先子之聽不敢任情哭汝也是時汝婦有子在腹家人不忍告既娩而後乃

告汝婦為是重慼用死自矢然時時從婢御問余食未食云則為詀一勺否則閉口余於是為之強食者多嗚呼慟哉余罪在天延禍一子而頑冥不悛食息自如鬼神憎疾降毒未艾其十二月先子奄棄諸孫葬以虞也甫百有餘日而六月庚子汝婦又從汝而死歛以棺也適十有三日矣人亦有孫且獨者其奇窮冤毒鮮或與余偶者家無期功之親一弟一姪血淚相着雖欲強相寬譬顧無以為辭汝而有知其眷顧惻愴躑躅不能寧者必不以冥冥而有間也衰苴而行也如見其先後而扶持也升堂而祭也如見其

進而奉觴豆也退而拜于位也祭畢而降也如見其
攝吾之裾而授吾以屨也寢處于堂恒若有相守乎
左右而不相舍者嗚呼其果然耶特以吾之思甚而
若有然者歟其果有瑩然僾然者存歟終亦泯然漠
然而已歟生者之悲日月既遠卒歸于忘而已死者
之悲獨幽鬱而莫宣終天地而不窮余於是實頤死
者之無知也嗚呼慟哉疇昔之夢玄冠衣素披帷而
入者非汝也歟顔色數腴云自松山維廣及揚不宿
春以邇豈汝之魂往来省侍于先子之側怡愉晨夕
無減人世之樂否乎汝之来我也先子豈其無寄聲

乎而汝不致一言何歟斯可感也汝婦之死適遂其志亦果有不昧者存而遇則相識行輒相隨和樂如平生而戀彼稺女呱呱之子竟亦斷諸心而毋悔也歟其果然歟亦泯然漠然而已歟使其無知吾之悲無與於汝苟其有知余亦幾何而不從汝以樂而其為悲無幾時矣未死之日惟以是自寬而其情亦可哀也朞戚在殯禮不當祭畧具薄物少抒余懷汝雖不飮尚歆一爵尚享

祭亡子婦恭人安氏文

汝之一死乃其日夕號泣于天惟懼不獲焉者而至

誠動神乃今得遂其志其快樂當何如而不昧者存其果上下追隨於冥漠之鄉無減人世之樂否乎老舅之單孑稚兒之孤煢而皆不足眷顧而留連也否乎抑泯然無知而已乎嗚呼哀哉吾兒臨歿雖不得而汝以訣其窮天之寃徹地之恨必在於老父之不卒養而死後之托惟汝一人是賴遺腹之男也而既絶之血緖復續則死者有知必以是悅豫于冥冥而保護鞠育之責亦惟汝一人是賴以汝純孝至仁獨不能隱忍十數年之命以承亡夫之志而卒令老舅稚兒無所恃以爲生汝果何忍於斯乎汝果何忍於

斯乎嗚呼慟哉汝自幼少以小學律身循蹈禮則罔或踰越雖其至慟熏心必不敢徑情直遂以傷大義而今竟至此者未必非余之咎也嗚呼尚忍言哉吾兒素剛壯汝甚脆弱吾常以汝爲憂而不虞吾兒之先汝而死也昨年此時吾兒寢疾數日而汝亦病動胎之症幾殊者數余閔汝之夙宵憂瘁使往父母之側調息兩三日而來翌日之事盖吾與汝之所不虞也追其皐復事左倉卒不忍以幽問告汝者誠以亡人一塊肉寄在汝腹中大懼毋子俱損嗣續遂絶則吾雖死何顔見吾兒於地下乎曩使汝早有一尺孫

在者計必不出於此也原其情則至可哀恫而汝之死未必不決於是也汝之言曰夫病而不親湯餌夫死而不臨含斂顧寢息言笑自如也飲食衣服無變也如此而不死三綱墜一矣此志一決雖父母舅姑之開誘百方而莫能寬其悲弱女稚子之婉孌可念而無以慰其情泣血面辟遠然歸盡而後已豈不哀哉豈不寃哉向令汝竭誠於方病之際致哀於始死之時得盡爲婦之道則汝未必死雖死亦不若是之決也邪此余之咎也此余之咎也嗚呼哀哉人之所以與天地參者以此心耳死而能不負其心則雖不

幸短折君子猶謂之正命其脩其短何足深較若汝之死律以君子中庸不知果何如而其立義也皦然以章秉志也確然以貞真可謂不負其心矣汝在吾側視下而色夷言若不出諸口固喜其柔婉可則而亦不意其中之剛立乃如是也乃者鄉黨諸公謂汝之死有光倫教相與申狀宗伯將以上徹 宸旒汝一婦人耳而能砥礪名行得人之慕尚如此亦足為九原之榮而塞後死之悲也乎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將以來月庚辰祔汝于廣陵之塚茲陳薄具與汝長訣仍以一言託汝歸語吾兒曰佛氏輪回之說吾固

不能信然倘有一理之可徵歟則来生世世願與我復為父子以續未了之緣也謂死無知亦已焉哉謂其有知必將怵惕於斯言嗚呼哀哉尚享

祭伯嫂令人李氏文

允文伯氏秉德維醇孝友為子忠信為臣孰其助之婉婉令人之賓之友淑慎其身亦有淵識曉達古今儀刑家人尺度在心親戚孔樂曰此夫婦易之幹子詩之淑女苐祿之求荼毒之遘歲行在戊仁人乃去維時令人矣心如刀匪夢匪覺與死為徒已乃幡然曰余敢死孰子我孫我宗何庇手撫孤兒有肖眉額

恩斯鞠斯心焦髮落凡二十年若驚若懼孰不子勉
莫如是母彌也孝仁亦蔚其文圭孫秀好日誦千言
宗祧百世永言有托何以臻玆哲母之力持危定傾
厥功茂焉今丙下從有辭九原維楊有山伯氏攸宅
疇昔夢之紛其笑譚癯顏皓髮亦凋之濵爾然下拜
莞我先人寤焉無覿泣涕縱橫其有其亡莫測幽冥
契濶死生鬚鬢如霜行矣令人頣無永傷尚享

祭吳敬父 贊 文

歲辛未秋首陽吳敬父以諫官遷于三江其十一月
疾卒十數年中言議之臣踵相屬于嶺海而獨敬父

以柩返傷　聖主好生之德温直士犯顏之氣君子悼焉以翌年二月葬于駒城之山友人南有容崇酒于觴且哭且辭曰嗚呼敬父天之所予人之所受惟直而已子之服訓于家者以是矣言于　君者以是苟是道之毋墜生不負天死不負君而不愧為忠貞公之孫其又何戚且子之生也不以用舍得喪有求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長短有責於天是皆不是云也余所悲者子之為人蓋已兼數人之器矣既發之以高科又輔之以令名使之取重於當世若是者殆天之有望於子也子又以身任當世之事正笏臺

省義勇俱奮而先達鴻雋之士肅然斂衽想望其風采若是者子可以無罪於天矣卒乃拘之絕北之墟去慈母之養處魑魅之群窮餓困悴之不乏而必殺之乃已若是者將謂之天乎謂之人乎余顯然深思茫然不得其解徒為子失聲而長慟嗚呼余未老而亡月谷今且白首矣悲不能去心見子則尤悲然質乎其色訒乎其言往往禁人於邪而誘人以義甚矣其似月谷則輒相視而笑又以已老而得子為可樂而忽焉忘心中之悲也鐘巖之夕子飲我酒傷時憂道慷慨累千言而其言恒發於惻怛不安乎一身之

善余固大子之志而又知其以是起余也嗚呼道之難行悲士之無志今適有之死乃及之嗚呼哀哉敬父尚享

祭安清州宗海丈文

嗚呼公年齒踰七耋曷云不壽惟老夫婦重巹之禮指歲以期而不及焉是猶有憾於壽矣官躋三品未為無位惟賢子推恩之榮指日以期而不及焉是猶有憾於位矣孫曾數十未為不蕃而惟茲一介藐孤孫鞠育七年備嘗艱險俶之七八年庶其見成冠有室而亦無及矣是則余有大憾於天而公而有知必

眷顧不寧于寘寘也嗚呼余家奇禍忍說龍蛇歲月屢更枕淚猶泫而孰知余悲獨公在耳則瑩瑩策蹇朝往而夕歸者數矣公亦為之倒屣一笑一涕造次相關而擒亭觀碁隱屏行酒跕則昨日事已千古嗚呼已矣今余之哭豈直為婚媾之好而為慟也歟抑悲今世老成如公比者幾希耳嗚呼公葬于東余馬欲西將不克臨壙為訣爰具薄羞告此哀臆公身不見如聆公音公昔謂余曰余雖不飮為君盡觴豈於斯爵而不降歆尚享

祭亡室貞夫人崔氏文

自君逝矣我不遑宅哀死念生而多畏約含歛莫躬
假館受服抱兹隱痛奄踰二朔入理既窮撫心有怍
嗚呼甚矣命之迍薄龍蛇之後我生匪樂藐兹二孤
孰顧孰復賴君慈惠六尺可托恩斯鞠斯如出己腹
匪言匪貌披割誠赤鄉黨有譽穆姜是若兒初遘厲
浹月斯亟夙夜焦勞體不貼席齋心禱天願以身易
迨兒向甦君已疾作勸我遷寓畏我入覿叮嚀左右
勿以實告六親俱遠委命娭僕藥餌迷方浸淹罔覺
諄諄在兒日訊寢食曰安則喜謂死無憾嗚呼是心
神明監燭不福伊禍報施胡錯我知其故誰怨誰嘖

無善竊名蔑功懐祿神實羅余非君自遠我惟踈性不樂時俗君惟貧婦安此澹泊早晩歸田矣言挽鹿每懐及茲怡悦其色今焉謬悠萬事成昔身計踽涼在家如客欲盡悲衷恐君怵惕日月流邁奄及窀穸惟茲一丘余所新卜孝子佳婦宅茲下麓君其安魄勿震勿斁風高日凄有颯旋幄緘辭寫哀淚隨言落嗚呼哀哉尚享

告亡子墓文

夏秋之交爾之孤遘厲浹月殆不寤賴爾母涕泣祈天願以身代卒能存爾一塊肉而身已病矣病祟憂

瘁危兆驟形余又飄泊東西醫治失時遂以八月五日奄忽傾逝嗚呼哀哉使爾夫婦而在者爾母雖病不至於死是爾母能存爾之孫而余不能活爾之母余非獨有愧于爾母實亦有負於爾也嗚呼哀哉維茲新窆去爾墓不十步以近卜日之良宅穸既畢爾之不寐想必痛泣於冥漠之中而余則猶以兩塋同阡體魄相依少慰此悲疚之心其亦可慽也已爰具薄羞畧抒哀臆爾母永傷尚歆在茲

祭外舅俞尚書墓文

有晏公所若堂以幃子孫環侍如出而歸日月幾何

桑梓成圍人間存殁涕不勝揮謂公有知不我遑悲
謂死無訛悲亦奚為其來瑩瑩其去遲遲臨風返袂
白紛其鬚酌彼泉水敬陳一卮公庶顧歆夫人右之

俞夫人忌日祭文

吾與子同降於戊寅至今甲子一周而子之墓木拱
矣余之鬚鬢亦且八九分白矣二十八年之中人事
之可悲可樂者不知其幾變而當其悲也悲子之不
知吾之悲而其為悲益切當其樂也又悲子之不同
吾之樂而其為樂不全蓋悲之日恒多樂之日恒少
而其所謂樂者未嘗不終之以悲也周甲之日世俗

所重牧叟田嫗尚皆聚子孫說平生以相娛悅而初
五之夕堆枕獨卧泝念疇昔容聲僾僾若左若右而
顧視膝下惟二稚孫在焉顧無以說此悲則又自悲
吾悲而已子之冥昧亦何以知吾之悲也惟此稚孫
女可以理麻絲男可以誦詩書而趍步應對婉孌可
愛此猶為目前一樂而又悲其父母之不可同此娛
美也悲子之不可同此嬉笑也則吾之窮獨益可悲
蓋樂與悲相雜并出而畢竟悲甚於樂矣嗚呼悲哉
吾家祠宇舊無生辰設祭之禮顧無以伸此懷而子
之諱日乃在初度後四日茲因奠薦畧抒哀臆子尚

來格毋我遠而尚享

天柱峯祈雨祭文 以下四首成川時

澍靈維嶽雄鎮茲州允民有頤維神是求嗟今亢暵在夏秋交鋤犁甫訖赤魃逾驕風凄日杲寸霏不滴昔茁今萎場圃如蹴半歲攸力一日虛擲痗心恫髓寧受熬灼彼誠奚罪愧我不德雖其疾聲于何因極興雲起霧神實司權其哀不哀民命攸懸潔我牲幣式薦菲誠劃賜冥應惠此群生

九龍淵祈雨祭文

今年穡事無大咎徵尚冀有終庶幾西成云胡夏末

東風驟作聲颷氣凄靡朝靡夕災沴所被百穀枯燥敗穗摧莖狼籍阡畝兼之秋旱遂浹三伏田無潤土澮绝涓滴哀彼方苗中道黄萎民氣消沮如灼其肌耰鋤罔施啜泣蒼穹神人一理寧或無聰矧兹靈淵九龍爰宅雷風攸嘘雲雨是職凡民有告靈應猶響維兹控急舍神奚往天柱初禋菲誠未格申舉牲幣于神敢瀆縱不我顧可哀㕵㕵冀垂神功回療爲蘇薰以解愠霈用浹髓萬姓承釐百世報祀

香楓山祈雨祭文

神道雖遠自我視聽凡民疾苦有叩斯應我穡之初

立苗孔臧云胡夏季荐羅灾殃震風淡旬庚旱踰朔火魃生驕石燕濟虐有種皆瘁無流不涸稈穗黃槁原壠赤坼累萬生靈如在焚巢弗假勺水曷沾其焦於崇楓嶽西土是紀毓靈儲異普施功利噏風噓雨實司其權群情同望神豈恝然潔我牲幣罄我忱誠及我瘠惸倏命仙扃伏惟昭明頫垂鑑省劃賜甘霈快滌妖眚洽我田疇霑漑其同神之永享亦維年豐

社稷祈雨祭文

哀此峽氓生理孔窄尺畝寸壠終歲服力一雨一風喜懼相續屈指晨夕以待秋穫節届流火咎徵斯棘

淒飈自東密雲不𣳚晨氛乍曀夕吹旋颯軟穗黃萎弱莖青拉澮無潤土野多偃穀哀彼無辜胥將溝壑
繇我不惠俾伊罹蹙攝趾壝門爾俟何責民有恒言父母社稷赤子失哺神豈无惕敬舉牲璧敢以病告神尚不遺昭垂鑑格亟回飈颷遄降霢霂卒賴靈貺虔報無斁

祭從子公弼文

維歲乙酉四月丁卯仲父雷淵翁以餅果之奠昭祭于從子元直之靈嗚呼自伯氏之下世垂四十年而余何嘗一日忘其悲哉亦有時而自慰者徒以汝仁

厚之資直諒之行克類我伯氏幼年稱孤一身零丁而其所以致歡於慈母盡愛於二妹者眞不墜吾伯氏孝謹之風迨其受室育子敬以相待義以爲訓家道稍立而族黨僕婢舉有欣服愛戴之心余心甚樂庶幾衰門餘業將有復振之望乎且其文聲夙茂衆皆謂一第不足取竟坐數奇晚屈爲親之仕數轉而潯南縣民樂其仁吏服其淸鸞鳳之治闔境歌舞余於是又喜其修於身家推而及人者能如此而不忝爲吾先人之冢孫矣汝之改除東郡也移奉柩輿就余北關任次僅五易月而慈氏棄背嗚呼尙忍言哉

汝雖年少屢經草土心弱氣脆余固憂其難保而汝乃不自有其身悶余衰疾時其饔粥安其寢苫所以扶將調護之者不弛晷刻千里返櫬初終罔缺寔賴汝至行格神明而受其陰佑也余自罹憂以來牀笫沉困幾死者數而賴汝迎醫討藥療治有方得至今日常自念余無壯子雖一朝遽然收我者必是子也孰謂今日反以我而哭汝乎嗚呼以汝豐姿偉器誰之不如而止於斯乎以吾兄盛德純行而旣厄於其生又不能保其孤嗣乎以吾先積累之慶曾不能庇汝一人乎汝之令妻佳兒將何所依仰而汝乃死耶

宗祀之托埋誌樹碣當誰任之而汝敢死耶使我朝暮之身亦何所倚恃而汝乃死耶以此思哀心肝摧裂不覺涕血之俱零也嗚呼汝疾亟革夢語必曰父母呼我又曰吾從父母去也或喜而笑或泣而悲是固常日孝思之所發而獨不知冥漠之中骨肉相聚果如汝夢語也乎悲夫悲夫即余心中之悲皆汝所悲汝而有知何待吾言之其無知也吾孰為言之雖然汝性踈曠有古達士風余且為達人之言覺汝於冥昧繹汝之幽鬱可乎夫天之穹地之厚而有時而毀日星之精明而有時而隕食崇山大澤有時而崩

竭是以老聃壽矣亦嘗有吊之者矣玉之良者易缺木之美者先萎是以顏淵賢矣亦不幸而短命矣氣化之所嬗至人聖人亦無如何彼不知者乃仰而號呼懟天而尤神然所計者特三萬六千日之內寸短尺長耳寧不哀哉古之人有以生為桎梏以死為弱喪而歸者彼以有涯之生弊於無窮之欲哀樂亂其性歌哭感其情牵縛膠固之死不遺謂之桎梏不亦可乎故曰六塵濯而一氣神氣無生無死今汝之往也安知不蟬蜕溷濁混合清虛泠風在御疾雷不驚上下寥天與造化嬉遊而彼嗷嗷之過耳者如蟋蟀

之鳴焉則其快樂雖比之久客得歸不亦可乎余非
苟為是說姑以寬汝之悲豁余之胸而已造化不測
之機識有達幽明而齊物化者但不知汝聞吾言而
逌然以作乎抑無聞而窅然而止乎是又可悲也汝
於文章藻品甚高而獨喜余所為盖嘗就余刪選為
若干卷手自考校編帙甫完而汝則病矣豈汝自知
不久且念余年老乃汲汲為傳後圖耶昨年兩集之
擇行盖推汝此意而告成于神座汝果知也否乎悲
夫悲夫汝雖一子純明通敏力於為學猶有天道其
將以兩世之積焉者發之於斯余之慰汝於九原者

惟此而已悲夫悲夫汝之葬也吾不臨壙汝之祥也吾不與祭余於其時淹疾闕外數行拊哀之文亦不得自力生猶父子死同行路人理都盡慚負何言今日之日乃汝初度而終事隔以一朔矣聊具薄羞蘩此哀臆從今以往几筵行當撤矣主當還于廟矣衆生之禮不用而事神之道方始矣積日積月悠悠而萬古而已矣哀哉哀哉尚享

祭李廣文 演文

嗚呼余真老矣歷數交游地下多於人間矣或後余十數年而生謂其強壯可恃一朝棄我而先者又若

干人矣言之痛心不欲一二乃如吾廣文遠覽之識大受之器類非適來而適去者世無知德天痼其疾坎壈頓踣葬以匹士悲夫悲夫善之不必福余非於君而始覺也臨文寫哀涕不勝揮嗚呼余真老矣尚享

祭姪女李氏婦遷葬文

爰茲日吉爾柩出地祖言新丘以從夫子死生離合二十年間欲叙我哀恐傷爾魂孝子皇皇載襄載掩此而能後在歿何憾凡爾淑行余既有誄亦最其尤于幽于瘞昔金文簡銘女吳婦爾誦其辭謂死不朽

匪我言文考實則稱尚俾祿人悼汝無命力疾緘詞
寄奠虞逸寤言如覿老涕徒泫

祭俞夫人遷葬文

嗚呼與子同室廿祀而短自子去世三紀已踰柔聲
婉容日就迷茫惟其謝行寤寐何忘盖子為婦哲嬡
為則媚于尊章順志承色和于姑姒同憂共樂親黨
歸仁僕婢懷德於我內助式多規度將善箴違實兼
友道手厥絲枲誘我詩書恃子經理忘我踈迂處窮
若命不懈終始幹家之才亦其餘事允厥懿美我銘
其坎豈曰不朽辭則無濫瞻彼楊山墓有拱木白首

懷禄孰撓我廉緬懷高風撫枕呻愾舊人凋謝惟一李妹每言及子泣涕交頤愛好攸同匪我于私維揚之窆初非久計堪輿者言風水是戒卜吉遷厝于廣石馬孝子烈婦寔在其下骨肉泉塗亦有離合伊仲之歌維伯之泣子母是惕魂氣無遠兹山澍霊可以息偃神車戾止旐翣載陳彼後者緦藐兹一觴曷不孫子在孫惟汝子其眷佑俾昌厥緒入室披帷怳接伊人咫尺幽明音容莫覩曾不少淹旋復冥路香埋玉沉封築如故芳塵再閲俛仰無憑薄陳醪果訴我哀衷後期何在指彼新封長留片月掛在溪松尚享

祭李判府士受文

我初覯公伯也甥館公纔勝冠我尚童丱世好朱陳交義鮑管書詩磨琢儆我疎簡自伯之亡我身無半匪公仁諒孰與憂患追登 王朝接武聯翰出處相謀情志交灌薇冕思憂鐘漏戒滿 國恩未酬同我惕歎去年遷宅對峙其閑老人無徒每見益歎灑顏皓髮期在歲晏何言一疾奄棄賓館寢门来哭心摧淚漫同老先歸靈應悵惋令季攸託爰俾墓撰追公雅尚纂辭無謬遠日云卜告哀祖幔伏惟明靈降歆椒盞

祭一妹李氏婦文

嗚呼天之賦命于人也其禍福之理或不無乖謬而豈有如君之寃酷者耶人之受命于天也其窮通之數或不無偏全而又豈有如君之屯奇者耶君孝友之性根於天婉貞之教成於家自在懷抱已能知父母之憂樂同兄弟之甘苦内外親戚一心撫愛惜其不男而女也然吾家族姓單弱男孫女繁雖父母之心猶幸其為女子不為人所貴而得以養福而延年也何鬼神之不仁前甲丁家痼君以廢疾則君之生曾不如一死矣禍有未艾我慈母憂傷成疾枕淚無

睎竟以是祟中身揹背嗚呼慟矣君於是又死於戊子矣尚賴吾兄弟比齒相長得以扶相行步調護七箸寔相倚恃以度時歲天又降禍于吾家吾伯氏以壯年賫逝君於是乎又死于戊申矣猶幸吾婦俞夫人閔君之煢孑無依一飯不能獨飽一衣不忍獨煖誠愛之篤無間同胞吾亦有恃於此而不以君爲憂矣俞又短年以殁則君又死于辛亥矣嗚呼以君之仁孝惠順何罹於神明而禍釁之來若是其偏酷耶中年以後君亦育養子女樹立家產東湖一隅草屋荒寒甕無餘粟體無完衣而每見其夫婦和樂絶無

怨尤之言愁苦之色形於外余嘗喜其安命固窮有
類乎梁孟之為而獨念余貧產不能相庇拙性不能
相謀君之生活朝夕瀕死而余恬焉若不知也拙翁
之虐老蓬蒿而余視之若行路也是余非獨有負於
君實亦有負於慈母也痗心自悼中夜失寐者數然
君則澹然無間於我知我故也頃年以來稍復移君
於京裏去吾家隔陌而近或肩輿造門或輦君至家
留連時月與同疏水每相對一笑曰吾與君俱七十
老人矣拙翁又加我一歲旣不能同年而生又何能
同日而去乎此事最為難處君輒笑曰我請居前嗚

呼慟矣今其言果驗矣嗚呼貧賤夫人之所惡也考
君一生固多人所不堪而一處之以義命安之若素
死生君子之所難而君則以此生爲贅疣以一死爲
解脫曽不以哀樂動其心雖造物者多劇飽更一生
之險釁匹婦之善天實鑑臨晚年小亨之運亦有理
所必然者故夫婦偕老白首相莊子孫滿室怡悅膝
下一子登第慰懐於纊息之前昌孫瞖痘順經於在
殯之日此皆君謝德純行受報於神明者也況君之
幼少不能以四五十相期中年以後精力寖強居然
至七旬遐齡此豈非天道至仁憐君窮厄無告而假

以年壽俾全其晚福耶行矣行矣逝者何知生者徒以是相慰耳慟矣慟矣余自去秋疾病沉淹委命造化朝不能謀夕食不過二合睡不過一更自知餘生能有幾許時而惟有精神黯黯泝念五六十年間兄弟嬉游之樂怳然若昨日事而幽明一隔奄作千古嗚呼吾何忍於斯何忍於斯君雖女子頗誦習古詩又嘗喜余之文凡有婦女誌狀文字必令人譯而讀之曰是令死者不朽矣若君之賢固宜得當世立言者鋪張一二以垂其後而余已老且病不復事研槧果能成其志也否乎日月不居即遠有期靈輀戒路

指彼蓮城蓮城距京師不過一息地而床簀之身不能臨壙自量精力恐無繞壙一慟之時情理至此寧欲無詘吾聞道家有言屈於此者伸於彼果有是理其將收君之骨還君之明父母兄弟之六十一年前面目尚可瞭然分曉而其快樂反愈於人世乎若然君可含笑入地吾亦可收淚而無悲也嗚呼其然乎豈其然乎尚享

祭拙翁李文遠文

哀哉拙翁謂子有知歟自勝冠至皓首一笑一顰惟我暨子吾之悲子亦悲之奚待吾言之謂子無知歟

吾言之而子罔聞吾又何言哀哉拙翁昔子之堂秋葉飄颻載魄之木棲魂之帛粉旐檀爐非昔之隱几也吾常意子之淸高寒瘦必將蟬蛻于石竇羽化靑霄之上今何爲此栩栩者哀哉拙翁死生契活此翁之淚亦已竭矣瞥然而至悵然而歸今之肩輿亦非昔之肩輿我心匪石胡寧忍玆哀哉拙翁世不尙德知子者鮮吾獨知子於衆所不知者其縣有三焉負薪讀書靡遑室家以養其父母而父母以貧爲樂再破其產行泣江關以葬其弟晁而逝者不憂其妻孥若此者雖小學所載孝友君子何以過諸爰及吾妹

同老於千艱萬苦之中裋褐綦巾三旬九食已耳安其賢不見其他樂其命弗求其外詩人樂貧之風能使六親戚悅若此者舉一世求之吾必曰惟子為能貧有所不取窮有所不為山水文字之遊卿大夫之良蓋亦有忘形而披腹者矣乃公逌然而集澹然而散名利之心匪獨弗萌于我又有以關人之口即其白首坎壈適足見其高雖吾外調其太潔而中喜其有守不顧以一烏帽易其氷操也哀哉拙翁凡公之潛德隱行上天其臨之以其積而未發者施厥孫子流慶會吉吾知其必有日矣獨未知聖人所言福善

直為後世設教而假之辭耶抑理有必然而不可易者耶吾於子之後卜之哀哉拙翁吾言止矣子當逝矣踽涼此世知音盡矣華嶽之雲不嘗英英乎吾與太華之所飛觴龜淵之月不嘗娟娟乎吾與月谷之所繫船維子之青鞋赤藤未嘗不先後焉從玆以往其將長嘯短謠寄情於月裏雲頭以自叱擬抬續些而已耶悲夫悲夫尚享

祭從孫一耉文

哀哉哀哉汝敢死乎門屬之凉焉而汝實有宗事之重將孰尸之而敢死乎老母之煢然而無支庶之爲

子孰令養之而敢死乎穉子之累然而無叔季之為父孰為鞠之而乃死乎哀哉哀哉向者庭户之步汝常徐行而後余今忽疾行而先之莫余肯顧又何如哉余之髮白盡且童矣而汝之領毛廑可數也每覸汝秀幹翩翩聲氣豈樂御家有禮九族歸仁余心孔樂拜先而有先顧後而無憂自忘餘日之寖短而惟喜汝日以壯大也我有子孫汝其于余誨我有園居汝其于余理我書在笥惟汝其朱黄之我枕偃牀惟汝其湯丸之朝至而夕返不憚風泥往往發難經禮問對清敏冲襟慧解自有不叩而應未言而會者矣

余自謝事居閒無與爲娛一日無汝固慼焉如飢汝亦憐余之老無人乎余側不能安其身一腔誠赤上帝其臨之矣嗚呼哀哉今日之事天乎鬼神乎吾嘗終夜泣以思天道佑仁天其肎殃汝乎鬼神福謙鬼神其禍汝乎非也此殆我之畸窮使汝爲餘年而反以我累汝哀哉哀哉雖然此直爲吾私慟耳乃若痗心貫骨爲終古不滅之恨者有之昔者太華先生嘗閔行而伊鬱志維時之弗臧罔試于尺寸其卒也士大夫相吊於家氓庶之有識泣于市盖顏生賈生之死謂之天非誣也暨爾考平昌君其仁若考弗祿亦

不中身惟汝藐諸孤承两世殷憂之餘動心修行匪
無衣食之憂而惟先揚先訓之弗克是懼文行之教
弗爾而成盖中心見貌毫髮無僞侃侃持正不可干
以非義則吾嘗期汝以格君正事敦古而愛禮樂善
而矜不肖即事求是造次弗苟則吾嘗期汝以輔世
長民色不莊而信形於外言不煩而感人也速則吾
嘗期汝以河汾教授之功操觚屏夸巧之習纂言運
明通之思則吾嘗期汝以山龍黼黻之手日夕之望
曰天其或者悔禍于乃祖考培埴厥孤嗣以濬發未
竟之志事在廟汝惟黍稷祖宗享其馨香在野汝當

麟鳳婦孺指為嘉瑞嗚呼哀哉今日之事果天乎果
鬼神乎皆非歟汝何為死耶豈門祚衰薄不乏以畜
一瑞物而天亦無如汝何歟將天之生汝固將有為
及為氣數攸局罔施乎厥用則寧攝以還之清明俾
不辱於澆濁也耶寃哉寃哉哀哉哀哉人之哭親戚
哀豈皆為才之惜今也之哭盖斷吾之右手矣未始
不愕然驚慟而後知惜之也然痛有已時惜之之心
沒其身不忘惜之不忘哀隨以動哀哉哀哉已矣已
矣優其如存窈兮何覩老淚易竭哀臆難窮悲吾之
有生樂汝之無知尚享

祭姨兄金茂伯文

嗚呼余與公誼則中表而寔有天倫之愛比齒相長接鄰以居相視爲憂樂者七十年至今而童頭雪鬢盖不勝其老矣然公則精力尚強步履弗艱時時思我挈策相過每說童時追遊之樂中歲存歿之感而以笑以涕朝至而夕忘歸焉常謂公雖長我數歲稟資完厚壽筭所至當逾於我孰知今日使我哭公乎嗚呼哀哉人生望八千百中一二數以壽獲爵生死泰平在公似可以無憾矣余所悲者仁不受報於天賢不見知於人備嘗窮厄以沒其齒而敦素古人之

風不復見於衰世耳盖公百善孝友為根甘澹屢缺
朝不謀夕而膝下怡愉之色常令親志和悅妻子忘
飢逮夫孤露之後兩弟家十口孤寡並爨以居握米
尺布與同有亡閨門湛翕之樂足使鄉黨誠服僕婢
心化草屋穿漏幾無施床處而公方燕坐手一卷敷
腴之色達於外營為之念不萌于中凡有困苦艱迍
人所不堪一委諸命無怨無尤余之知公者在此愛
公者以此然拙性不能相汲引貧產不能相呴濡使
其生無以為資歿無以為喪數字粉旌書以斂樞一
衙而止幽明之間慚負何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公

之螟蛻仁孝有文克肖公典刑必能次輯遺事乞辭於當世鴻筆俾厥隱德潛光不遂泯於無徵夫人有善而不揚之朝廷有位者之咎人有善而不聞於後世立言者之責余今老矣深有望於尚德之君子焉翁公靈不昧尚能聆吾言也否也尚享

又祭拙翁文

芸芸夫物動且息兮勞勞者世歌又哭兮子嘗猶然余何戚兮余懷之悲懷貞澍兮維士若婦式相穀兮固窮安節矣无斁兮彼珠履者不知屩兮毋褐之短中有璞兮峒雲飛盡潭月寒兮識音于焦而我獨兮

賢矣罔顯時弗遲兮歿而遂泯生之忸兮老筆無華神所屬兮雖泉之潛亦孔灼兮子尚監止如怵惕兮在耳之言逝可復兮三祀既闋萬事昔兮臨風反袂淚橫落兮

一耆大祥前一日祭文

嗚呼天不敢問敢測神明厥或饕餮并受其生惟此無辜閔之九土爾誠何辜莫好修故薄夫恌恌言素其履哀彼貿貿乃玄厥思生今樂古君子之哉皇不汝慭云何呼哉廟事靡係孰紀綱斯十口如漂孰車航斯去而閭井不遑室堵嬪孺何知我執其咎昔也

爾考事余猶父爾推其孝洽其軌度拜先有光顧後無懼安樂惟汝憂患惟汝奄其去余俾余疇依三年不見枕淚無睎帷几行撤鬼事自今維茲謝行拂泯在心矣銘于竁纂詞無假百世之下誰歟讀者爾墓于揚于考之趾松栢交柯皇祖通止種善三世迄茲靡穫孰殲我良萃于冥漠其竟已乎尚有天道豈如爾家而卒無報挈彼孤童大哭遂前神尚聽之老淚如懸尚享

祭徐老漢奎文

昔者吾先子取人於精介不貳處門下者鮮或當意

惟君服事于既老克敏克順如耳目手足之無不如其心以卒先子之世君之為德於我久矣君之為人氣銳而辭直與人居不見其富貴也亦不見其貧賤也心之所可盡力乎弗報之地心所不合納履於衆趍之塗斯其所以愈窮而愈堅而愈見賢於君子者歟君有壯子三人力農圃可以無饑寒矣顧君不之家焉先子三年已終而守吾廬不去以所事先子者事余余位于朝屢躓屢起君不以之戚欣閒隨余二三州府毫苦不以相浼觀其志豈有求於人者獨盡於所好焉已及余致事而去君則趯趯然喜曰後之

哉吾去也於時君加余六年以老矣不可以止其歸其居去京郭十里時時叩余不乘馬以杖飲酒嚼肉無難終日語不倦如是者數年而卒嗚呼悲夫世不復有此老也使彼之東食西宿炎凉向背者而視君之爲得不媿死矣乎君雖不讀書知愛吾文嘗爲作小傳以遺之又寫一通置篋中後有讀之者庶幾見其人於腐土之外矣嗚呼八十而死非哀也死而無稱爲可哀也今余之哭專言君之賢乃所以甚其哀也君尚知也乎尚享

崧陽書院三先生春秋享祀文

義大春秋名昭日月隣德不孤廟享罔缺

清陰金文正公

忠孝两全理事一致桐鄉遺愛苾薦无匱

浦渚趙文孝公

經邦之學識務之才象德報功式是牲璺

潛谷金文貞公

哀辭

李老堈哀辭

余始爲兒時謁外王父於湖上公與人碁呼之爲叟其年可八十餘貌癯而身長鬚眉皓然不與之言而

可知為長德人也余問於公曰鄉者所與棊者何人也公曰是進士李堈者也吾先子之客而吾之老友也汝其敬之余於是始與叟相識而與之處久其為人仁而好善笑言不苟甚可敬也叟亦愛余之沖謹為之言少時事蓋自其考上舍君滑習於晴峯先生至今三世其見遇如親戚云余嘗問叟曰何術而壽叟則應曰少也不好色老也不好財故壽又問曰叟以善書聞於世是亦有術乎則應曰孺子第善其心其心善安往而非善余心知其言將誘我以義也於是益敬之然叟既老家又貧盡室歸春州故林於是

叟益老不可來余尚幼不能就見者甲午冬外王父下世而叟匹馬來訣于柩前哭殊悲曰謂公哭我乃使我哭公乎既而入公之室見几杖琴碁輒為之摩挲久之悲不自已余又與叟語終日卒無倦色行步尚健齒牙不落顏色不甚衰矣及別執余手曰不能復相見矣願以犬馬之齒與子余竊悲其意幾於溺下也 先王四十五年 上新御耆社推 恩國內諸年八十已上者懸授通政資已資通政者秩二品而叟秩二品是秋終于家嗚呼叟之壽八十九矣生於清治之世得盡其天年而子若孫滿前又以壽而

獲爵其生也榮而其死也無憾矣吾所以悲者誠恐
後生齷齪古道日泯而老成者不復見於斯世耳叟
之將葬也其孤彥珪彥璋走使詣洛乞余為相紼之
詞余哀其志之勤也書此以歸之俾之辭曰
叟昔戲我我死吊諸余啞曰諾曷不吊諸今將吊歟
山川間諸戒色戒得於我訓諸黃耇之言中心識諸
脩眉鶴髮何日忘諸

俞子成　默基　哀辭

余不佞文質無所底齟齬不當俗尚賴吾伯氏輓之
於前二三君子推之於後僥幸其不陷於大戾矣不

幸既亡吾伯氏今又哭子成焉嗚呼悲夫余將誰與爲善也子成爲人端諒多聞與人交不翕翕爲同亦不矯矯爲異惟義之與趍嫺言笑善飲酒氣酣以往其言絶磊磊可聽嘗從容把余臂曰子之道似老聃余笑曰子非知我者然心獨知子成將以是誘我也既而屢省吾身見自私用智之累不能絶乎心然後知子成雖杯酒造次不忘納人于善而愛人如此其自治之嚴益可知也子成諱默基杞溪俞也其先大夫嘗位于朝崇顯矣子成不以其盛時營一口之産故終其身無環堵之室飯粥恃鄰里顧獨喜古人書

魁上庠旋得官不樂去卒以窮死死之日猶手卷吟誦其癸也子恭謂余曰吾兄之癸子可無一言以哀之乎嗚呼余之哀子成者固不可以一二言盡而特其所甚哀者哀愛我者死耳畧書其篤於朋友一事係以辭若干言以歸之

友道之市兮惟氣類兮剛強之矯兮弦而膠兮柔弱之隨兮韋而脂兮雖則適兮將奚益兮弗益則損兮久且悅兮舉世皆苟兮我友否兮我友之臧兮默以章兮象之溫溫兮維義敦兮言之諾諾兮維執卓兮我實巽惰兮子為果兮我實惛憒兮子為闓兮匪苟

為異兮是以似兮淡乎若鹽兮中實契兮酸醎不并兮豈大羹兮宮羽相託兮將雅樂兮嗚呼噫矣兮子之死兮何畀之豐兮何命窮兮何淂之濶兮何失忽兮恭也之喆兮章也之達兮訓子之嗣兮將子之趾兮述子之善兮將子之顯兮持慰九原兮聞不聞兮行矣莫遲兮道之衰兮哭子以歌兮奈子何兮

李獻可 獻輔 哀辭

延安之李與余家有昆弟之好者五世矣其子弟之賢者余皆淂以友之獻可其最少者也少於余十有一年而論其世則於余敵故常謂余為老兄獻可既

夙成有文又自以家世儒者不先質行而專於文非訓也於是恂恂自飭厲一較其鋒鍔在群輩中尤沉默有遠器識者曰必世其家十七而成進士二十三乃死死之時其父母俱在嗚呼人之有子固願其才也然才者恒多夭以哀其父母其難為才也弗才之人未必皆壽也惟人之悼之也不甚故不特閒歟何才者多夭也既以是弔校理君因以哭獻可

哀哉獻可有子於無者天兮無子於有者獨非天歟所與者無少施兮而致之速何因歟所受者不敢悖兮而怒之亟胡然歟豈天之好惡與人異兮厚其所

弗肖而薄其所賢歟哀哉獻可

金淵人哀辭

婦人之德內而不出言之必有徵焉徵之必可信焉余之言金淵人之德也蓋徵於三其旣笄以前者徵之西浦公西浦公淵人之叔父也其旣歸以後者徵之吾丘嫂李恭人恭人淵人之夫之從女也其旣老也則徵之吾友李天輔宜叔宜叔淵人之子也吾之徵於人者其可信如此則吾之言亦庶幾信於人矣吾嘗讀西浦公所述大夫人尹氏狀而歎曰夫人以一寡婦而博學好禮旣以是訓其二子蔚然爲偉人

名士矣又以訓二子者而訓諸孫竹泉公用文學重
於一時而　仁敬后之入宮也　仁宣　明聖亟稱
其言動有則而以教導之善褒美夫人嗚呼何其賢
哉因以狀中所已言者而推其所不言者竊意夫人
之門男女之得承顏而受教者宜無不賢且淑也其
後從吾嫂李恭人聞其大母趙淑人數稱其仲婦金
淑人之賢曰吾婦生於貴而能勤長於富而能儉事
吾敬而事吾子順是不愧尹夫人之孫也蓋淑人光
城公李女而自幼至笄養於尹夫人之側故趙淑人
之言如此云宜叔延安人與余有五世之好其游甚

密余每造宜叔把手劇談窮日夕無倦而溯人時時具美酒潔食以佐其樂又從戶外竊聽其論議所言詩書也則喜其或及時事得失人物長短輒為之不懌故宜叔雖廣交游其游多賢士終無雜賓宜叔為人清曠其大人郡守公素多疾杜門不仕家日益貧溯人則統治內外不令宜叔與之曰吾終不以家事累女故宜叔居家惟俯首讀書卒以文詞名於世嗚呼溯人之教其子也大傲尹夫人宜叔之顯其親者卒不及光城公之兄弟也此宜叔之所自傷也然溯人之望於宜叔者固不在於祿養則若宜叔之賢且

文雖其父毋亦可以無憾焉淑人之葬也宜叔録其遺事俾余為之誄余自少聞淑人之風而賢之既又與宜叔雝則盖將升堂而拜舉一觴為壽也而淑人遽歿矣可悲也述哀辭一篇使歌以引紼焉

哀哉淑人何塞淵其德柔嘉其儀而不克光顯厥躬以昌大子孫也我思其故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淑人之生去文元公未遠故家詩禮之風洋洋乎閨閫而重以賢媼之訓　聖姊之則故以淑人之賢而君子益信其世德淑人于歸去文忠公亦未遠世家休戚與　宗國同運而前而泰者淑人與賴其福慶矣

後而也者淵人備嘗其嶔崎故以淵人之窮而識者知時之盛衰盖其所自盡者性也所不獲者命也此自古所悲奚獨為淵人之不幸哀哉淵人

李士固 思重哀辭

李士固之卒也其友李宜叔謂余曰固也通弗滯於物使其得行志焉能經務者也黃淵父謂人曰固也通而能靜盖善為黃老者也或曰能經務者不必為黃老為黃老者不必以經務稱李子之言是則黃子未為知士固黃子之言是則李子未為知士固也余曰是皆知士固者也士固嘗問於余曰如有用之者

子於從政也幾乎曰余飢食而渴飲安居徐步而足
者也於從政乎何與若子能之而余作為文辭以歌
詠之則不讓焉士固曰子謂天下事可動以為者乎
非澹泊無以明理非寧靜無以應事遂相視以笑夫
士固將以其澹泊寧靜者而發而為務者也合二子
之言以觀士固知士固矣雖然士固卒不試以死其
才不見世孰知余言之為信也士固諱思重為人恂
恂有士風盖其家世以孝謹聞余鮮兄弟惟朋友是
兄是弟是以擇友亦甚既而得士固而喜然士固居
湖中来京師甚稀来亦不肯久留合并者恒少而朋

友燕集必相與言士固爲之悵然良久其獨居尤思首陽吳伯玉奉使湖中歸語余曰非獨子之思士固抑士固之思子甚於子吾終夜與之言每言而及子余於是知士固之心乃余之心而思其人益切嗚呼士固之病卧南里也余一往問之疾革不得與之言其始死也哭之旣殯也吊焉五日之中三至其室則余之心怛然以傷念士固在也而五日三覿其可喜者如何而又以悲自今雖欲如嚮日之思惡可得也十二月葬士固于公州其大人府尹公屬余爲之誄其辭曰

具曰余士維士之弗昜皦皦硜硜烝不足以觀士余之所謂士德義之弗瑕出言有恥令儀令聞余儀其人維士固父近之士固父之多皦豐姬氏之攸寧也豐姬氏之世多士翼翼王國之禎忽諸忽諸士固父之闕也

烈婦金孺人哀辭

以死之難而能得其可死之義而志於素矣及其當死之時而又决焉不惑者斯可謂仁人之死矣不得於仁則一朝感奮而欲死當死而不能决久而其决愈難若程嬰者千百世一人而已程嬰若晉大夫趙

朔之友也朔死人謂嬰曰胡不死嬰曰非不能死盖有待耳及趙氏孤冠成人嬰乃曰吾可以下報宣孟矣自刎以死君子義之嗚呼朋友夫婦其義一也若孺人金氏者夫死而無子即日自引死以殉此又何以稱焉宜陽南有容曰是亦仁而已矣出乎誠無背於理謂之仁止乎義獲其心之安謂之仁黃氏疾有年殆不能興而無父母兄弟相救也居于海濱親戚朋友相遠也獨以其生死託之孺人孺人一婦人耳日夜號泣于天匄以身代之疾之維幾也天之不我聽也則孺人之心亦以死許其夫而已口雖不言其

心決已久矣此人情之所至而天理之所存也雖然方其死也寧不念少延須臾之命為夫立其孤而後成其志哉誠懼濡忍不決而一有可生之説狃其心則其死愈難而卒為負心之人且以為我死之後庶幾有哀之者故制乎中擇其所安者而居之是豈匹婦溝瀆之為諒也推其心將程嬰之為歸而無媿焉者也可不謂仁乎孺人光山人先正文元公之後而黄氏名樵其十月以夫婦之喪同日葬于廣州之山孺人之弟純澤走書告有容乞其誄誄曰

胡彼之瑩瑩兮又洋洋兮孺人之魂兮曾不隨栩栩

者而偕藏庫之在嶽瀆之間兮高則依日月之傍吾聞瀟水之濱九疑之陽有三墳之相似兮云舜與英皇魂髣髴其往來兮帶以厲兮珮以長前有須兮後有追千秋萬歲兮無疆君子作詩以告哀兮尚徠許之永傷

徐生命顯哀辭

尚書徐公有子曰命顯年二十而夭余不能及其生而友之於其始死得其言行於士友之間而知其賢為之傷悼者久之既而尚書公錄其行請余誄之嗚呼余觀斯世有志者為難得儒學之寖屖事業之不興

皆繇士之無志耳幸而得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則又往往蚤死不竟其志若君者何志之長而年之短也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君宰相子門戶全盛交游光顯凡世之所謂芬華可喜者何求不獲而顧皆棄而不取獨取古人之書日俯首讀之嗄噎之聲不出戶外人或勸以功令之文則笑而謝之曰士之當爲者止於是乎蓋其立志自聲色口體而薄其慾將使天下之物無一累其心自詩書六藝而賾其精將使百家之術無不窮其理雖局於命卒無所成名然向使天假之年得充其志汙不以一藝名於世者也自古聞

人君子能就其大業者不過以是心而已君之早死
天也是心之以不朽矣雖然古之有志無命如李觀
李賀邢居實及近世金君山之徒皆作為文章自言
其志其言不亡而其心隨而不亡也余不知君之文
章亦有可傳於後世如秋風三疊者乎余聞君於古
文尤喜讀陶潛屈原之作豈其胸中所存自有相感
於曠世而不可與俗人言者歟竊意其倜儻奇偉之
氣必有發於文辭不能自隱者而君既不肎示人人
亦無知君者則雖有希世之音亦將斷爛於巾箱之
中卒歸於泯滅而已百世之下又孰知君之心哉嗚

呼君既不冐以一藝名又不能自見其志今乃假於人以傳豈不重可悲哉其辭曰

天地廣大兮日月昭明昔何喜而姱女兮又𦾔仇而不終風之隕葉兮尚隕其黃而鳥之過目兮或遺之聲而何美質之早萎兮又名譽之不揚聲聚而不可恃者形兮自古而猶今夫孰瑩然而不泯澹然而獨存者兮惟此達人之心達人之心兮不隨形而存亡後萬物而爲壽兮誰能以百年爲短長哀若士之好脩兮苓珮服而自珍薄俗之不足爲道兮將折中於古人獨皇皇而遠騖兮畏年歲之不吾與父母豫而

朋友樂兮將頁女而戴女奚不足於斯世兮遂堂堂而去之獨此心之昭昭兮曾不埋乎厚土雖一毛而亦祥兮豈千仞其為鳳然彼獸之死野兮聖何為而流慟悲瑞物之逢殃兮悼時命之不臧孰舍心而論人兮賢達用之弗章世既不足以知君兮又孰知斯言之可傷

夙夜齋閔公翼洙哀辭

允矣維公忠文公之以為父兮寒泉翁之以為師所耳目惟孝與忠兮所誦習惟禮與詩器足以盡物之方圓兮識足以正吾之繩尺其言也信而可踐兮其

動也舒而有則人或指邪而為正兮公則片言剖劈
如干將之截泥人或見利而棄義兮公則一意勇前
如流水之臨崖在抱關而亦為兮在三揖而必辭身
與道為顯晦兮不惑者命所安者時磨涅之靡所施
兮孰如其白孰如其堅堅白之亦可化兮凡今之士
孰知其賢嗚呼哀哉兮天之生賢僅百千而一人而
維人與世兮又何鮮偶而多奇苗莠之不可同畝兮
自古而已然君子之恒不福兮又何天道之懵焉世
靡靡而日肆兮行無憚而言不怍孰頹波之能挽兮
益悲九原之不可作嗚呼哀哉兮謂之何哉維宣父

之泣麟兮所以傷夫其來公之賢季兮守道而不仕述公之言而明公之志兮尚有俟乎君子典刑之有不俱亡兮舍夫故家而將焉求嗚呼哀哉兮非夫人孰爲使余沉歎而長呼

雷淵集卷之十八

